

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古詩

登南嶽山

煙霞本成癖况復遊名山  
舉手招白雲欲納懷袖間  
咄哉亦癡絕有著即名貪  
振衣遇長風浩浩天地寬

題金山

江來朱方注之東海潮怒飛  
日夕相撞春天將古來義士骨  
化作狂瀾中央屹立之青峯  
孤根直下二千尺動影裊窈冲融  
中黃金側布蘭若

地鑿翠面面開窗櫳雙繞伊軋破浪屋恍忽置  
我高龍從是時千山雪新霽水面月出天清空  
濤聲四起人籟寂毛髮蕭爽琉璃宮披衣明發  
躡煙靄決皆俯入歸飛鴻襟前渤海斂暝色袖  
裏岷峨吹曉風越南燕北但一氣塵埃野馬何  
時窮蒼梧虞舜不可叫王事更恨歸匆匆

送湯伯紀歸安仁

交情世豈乏道合古所難自我得此友清芬襲  
芝蘭苦語時見箴微言獲同參相從仁義林超  
出名利關此樂未渠央忽告整征驂索居可奈

何使我喟且嘆至危者人心易汨惟善端苟無  
直諒友戒謹空杆盤重來勿愆期同盟有青山  
聖經如果日群日仰輝耀利欲滑其中雲霧隔  
清照正須澄心源乃許窺道妙周程千載學敬  
靜兩言要幾微察毫芒根本在奧竅持此當弦  
韋迂矣君莫誚

送裘司直得請西歸

輕舸龍山頭木蘭作雙檣飄然裘司直乘向南  
昌去問君鶴鷺中脫身遽如許棲遲三十年始  
得官掌故小湏上上考豈不登省戶自言野心

性昧目九衢霧修竹歲云晚菅草秋亦暮嗷嗷  
投林鳥猶得反其哺江西父母邦非復昔饒裕  
蠻煙一腥穢樂歲且狼顧遺黎空杼軸行旅窘  
刀布天門窈萬里可望不可籲君今佐元帥精  
采繫一路瘡痍俟滌濯畫諾歸飲助先聲路人  
喜高節懦夫慕逆當再前席一正天子度白鷗  
沒浩蕩蒼鷲在指呼我亦南陔人扁舟從此具

題八君子圖後

劉子出西江訪我江之東何人與偕來銜袖八  
鉅公韓歐開濟姿如晴月生空路公山嶽重文

正霜檜同玉立者坡仙天游匪浴翁一朝參我  
前毛髮生清風淒其趙韓王小異凌煙中半山  
執拗面亦得傳無窮趙中令像與今原廟  
情食本不同故云

泉州貢闈慶成

維南有州古佛國選佛場開自疇昔誰歟經始  
梅溪翁萬桂森森皆手植文風日盛賢材多粉  
袍立鵠有相摩萬間庇士豈不欲環規柰無餘  
地何那知吉壤在咫尺鬼神撫呵天所惜一朝  
幻出青瑤宮山靈獻卜龍避席昔虞局促今恢  
舒乘黃騁足騰康衢闢新筭舊兩輝映羨茲輪

與雄規撫歲直金虬大魁出贖喜慶成逢此日  
來春甲子又一周天相吾泉真可必蟬聯四坐  
皆豪英一樽敬為諸君傾浮雲富貴靡定態要  
看名節留芬馨我今歸作漁樵侶清夢猶馳筭  
江滸鳳鳴側耳聽朝陽把酒空山為起舞

壬午春社之明日請尊老會于西山之  
精舍龐眉皓首奕奕相照真吾邦希闊  
之盛事輒成口號一首併呈諸耆壽且  
堅異日早退之約云

耆年自是國之珍何間衣冠與隱淪華髮共成  
十一歲清樽相對十三人休談洛社遺風舊且  
頌僊游慶事新三徑未荒宜早退要將壽櫟伴  
莊椿

長沙贈高年陳氏母子

陳氏春秋一百一兒女年皆過七十一門慈孝  
更雍愉四老真堪入畫圖長官申聞太守喜召  
至階庭加盛禮老萊綵服作兒啼今視古人更  
過之老萊一身娛戲耳况有三兒奉甘旨人言  
潭俗不古如君看此事天下無一門高壽何由  
得慈孝之人天所惜我願湘民胥效之從此九

州皆壽域

長沙新第呈諸學士

莫清彼瀟江莫峻彼衡嶽澄光挾秀氣日夜相  
回薄月吸珠含胎虹貫玉生璞子方有苗裔温  
然粹而慤一童與三何雙鳳兩鸞鴛鴦身辭草  
萊正論吐諤諤彤庭拜恩歸天香尚盈握良才  
國之寶一見我心樂平生功名會萬里初著脚  
永有致主念更勉經世學錙銖分義利毫縷辨  
純駁相期激清風與俗洗氛濁誰歟指其南是  
邦有先覺

送林自知自幙中歸常寧

始吾與林子周旋大江東子方清且貧簞瓢屢  
云空勁氣凜不折耿耿如長虹明年擢高科對  
策大明宮一尉遲五年出入無奴僮再見湘水  
濱凜凜復昔同招徠元戎幙汎綠依芙蓉小生  
敢相吏故人儻相從云胡歲未竟決去如霜鴻  
挽之不可留聊復少從容老我慵且鈍栽培欠  
深功子進未可量德業方崇崇永懷昔君子和  
氣填心骨濂溪霽月朗伊水春風融至今想其  
人猶爲起敬恭天資貴強矯學力無終窮我如

石之頑遲子相磨礪子質雖玉瑩可廢它山攻  
鴈峰母久留來思靈麓峰

司理弟之官岳陽相別于定王臺悽然有感為賦五詩以餞其行

定王百尺臺長安萬里目昔人思親心山川詎  
能局於焉共登臨使我增感觸微霜墮陔蘭悲  
風撼庭木銀山在何許白雲但空谷搔首重裴  
回冥冥江樹綠

念昔戲綵時歡娛共晨夕天風吹鷺鴻一散不  
並翼相逢重湖南感歎復悽惻王事不可留去

指重湖北層樓時悵望茫茫楚天碧數寄平安  
書老懷庶寬釋

憶我將漕年適如子今日於焉四閏餘過眼風  
雨疾壯彊豈足恃進德當汲汲求懷古之人聞  
道在四十我漸已過之因循悼前失子盍猛自  
鞭聖門本無柅

心源本澄靜皎月懸晴空利欲一汨之晶明變  
塵蒙擾擾千蟻蚘攢攢萬銛鋒昏冥弗自覺乃  
與禽犢同一朝發深省妙理仍昭融要須大敵  
勇鉤援臨崇墉不見簞瓢人四勿收殊功

先民不可見。懷哉金玉音。士雖一命微。愛物宜存心。矧茲園扉內。白日變重陰。求情華楚下。寃哉詎能禁。譟漫弗省鬼。神為悲吟子。往蒞其職。朝夕惟欽欽。謹刑勿留獄。斯語真良箴。

志道生日為詩勉之

我聞洙泗言。惟仁靜而壽。汝欲綿脩齡。斯義盍深究。越從開闢來。新故更禪受。巍巍獨山嶽。屹立鎮宇宙。其體固而安。其形博而虛。噓呵雲霧興。涵煦草木茂。皆由一靜功。變化生萬有。千古無動搖。兩儀等悠久。吁嗟人心危。六鑿互攻鬪。

恥焉方寸微。怵彼羣物誘。擾擾無寧期。得不易衰朽。汝今志于學。一念貴操守。天真浚其源。人偽窒其實。冶容命之斧。妖聲性之寇。腊毒由厚味。亂德本醇酎。當如禦讎敵。豈但惡惡臭。斂然肅襟靈。神物森左右。融融湛虛明。後後息紛揉。還吾性之仁。萬善此其首。但存達德三。可卜與齡九。不勝玉女心。持用薦杯酒。

題全氏三桂堂

唐人重科甲。擬以折桂榮。一登羣仙籍。不羨千佛經。終全歲寒姿。乃比秋香清。咄彼牛李輩。伊



優至公卿迨今齒其人名字猶臊腥卓哉劉戶  
曹直氣霜稜稜一朝脫淡墨千古揚芬馨鷄峰  
有名家奕葉影儒纓庭中三嘉樹屹立長寧寧  
西風正摧落翠葆黃金英勁節松可友孤芳梅  
謂况丁寧命諸郎我豈貪浮名愛此臭味同故  
以書吾楹爾曹方楸學志取宮袍青要須勉植  
立毋但希騰凌已大外物小道充人爵輕當如  
燕山竇義方垂世評勿效東堂說射策矜虛聲  
懿哉君斯言可折末俗醒刻詩堂之楮室觀全  
氏興

壽楊蘇父

迅雷地中藏當此沍寒日積陰排層空初陽露  
微茁而曰天地心於此見機括良猶執方升猶  
木吐牙枿培壅勿使傷怒長焉可遏此理之在  
人善端實初發熒熒火將燃涓涓泉欲達吁嗟  
道心微物欲易攻奪差之一毫芒相去舜與桀  
要須二者間明辨與精察見義勇必為歛如矢  
之決去惡凜勿疑割如刃之割坐令人偽消但  
覺天機活四時無非春八荒皆在闥喜君生茲  
辰聊為演此法願祝君壽長勿嫌吾詩拙

舞鶴亭歌

舞鶴亭空亭無鶴胡爲名亦如西山賦招鶴無  
鶴可招也不惡何必玄裳縞袖二八真娉婷想  
像標致便足使人毛骨清仙翁好鶴非徒爾鶴  
德從來比君子坡仙自謂吾不如今翁與坡豈  
其殊蒼苔白石有餘樂一似簞瓢甘澹泊笑殺  
飛鳶太不靈貪腥嗜腐譁然爭九臯一喚醒人  
耳又如片言之善應千里更笑荒林老木終日  
啼畢通說吉說凶誰聽渠仙翁愛鶴愛其德我  
讀翁詩三歎息便好從翁痛飲醉倒斯亭邊振

袂起舞學胎仙

送吳定夫西歸

吾衰倦對客晤語惟青山修竹引清風時為掩  
柴關今晨何人來蹋破莓苔斑驚顧復自喜不  
妨伴虛閑

世情重聲利榮塗足趨走夫君獨何爲經年闖  
林藪東尋金壇翁南訪玉峰叟借問兩臞仙來  
時輕健否

慈湖老仙伯乘雲賓帝鄉念之每汎瀾風味不  
可忘其門多英特清文照縑緗爲我勗諸賢佐

道當自強

君稟中有趙元道袁廣徵錢子是陳和仲諸君之文故云

麻源在何許茫茫白雲端  
懷其一布裘何以禦  
風寒歸來有餘師興盡  
當知還便好斲空谷  
種青琅玕

詠仁

程子精微談穀種謝公  
近似喻桃仁要須精別  
性情異方識其言親未親

題隱者蘇翁事迹

蘇翁雲卿廣漢人隱東湖上  
魏公為相使帥漕挽其來  
一夕遯去不知所之

魏公孤忠如孔明赤手能支天  
柱傾蘇公高節如子陵寸膠解使  
黃河清等是世間少不得問  
津耦耕各其適後人未可輕  
雌黃兩翁之心秋月白

卷中有詩譏魏公不足與有為者故云

題湖山清隱

西湖南山和靖廬西山東湖清隱  
居皇天從來具老眼勝地不肯  
栖凡夫眼中四時風月景習  
次萬古皇王書夫君豈是終  
隱者要學川雲時

卷舒

新橋行

紹定戊子長至後九日南浦新橋舉梁  
其明日縣尹宋侯之壽旦也輒賦新橋  
行以爲侯壽

去年壽君時清溪無梁涉者危今年壽君時長  
虹卧波指可期珍材遠林天發隱文石象玉神  
效奇蛟龜爲橋頃刻就又似仙伯工娛嬉官自  
憂民民自樂此事更屬無窮思要須移此濟川  
手棟我王國無傾歆從今南浦深波上惠澤千  
春同渺瀰

贈小鐵面王相士

君以鐵面名自謂相人無軟語我亦鐵心人不  
把窮通來問汝獨有一事欲扣君學海無底難  
窮尋幾時鐵拳透鐵壁直窺千年賢聖心

贈岳相師

余方與友人劉定甫論西銘而岳相師  
來索詩遂直書以贈

平生慣讀橫渠銘不讀許負天綱書窮通歡戚  
若有二天之玉女元非殊但應內省無所疚何  
必從君問休咎北窓燕坐寂無言時聽幽禽哢  
晴晝

七峯行爲外舅壽

有崇南岳之五峯倚天壁立雲濛鴻我嘗振衣  
峯頂立頗似吾鄉好峯七七峯五峯小大雖不  
齊氣象崢兀實似之牛首峩峩峙覆闕蕉嶺揚  
梅兩竒絕南臺林磔佛世界百丈煙霞龍洞穴  
仙人冠劔端且疑仙源萬疊秋空橫山源謂余  
遊山以正此山之稱謂縈青繚白望不斷好似  
衡山山下看鄉來秀孕兩宗工謂文飛與  
文章  
節操爲世雄百年山川久寂歷人物今有仙游  
翁翁才古干將翁目巖下電千牛解剥刃有餘

萬象妍蚩鏡中現可持龍虎節可運玉帳壽才  
高驚衆世弗售祇令遺愛留丹丘丹丘遺愛人  
人誇經界寬租惠最多后皇嘉之錫異夢使汝  
有子登巍科翁壽當萬千翁年纔八十眎昔殷  
大夫僅乃十之一渭川出處付何心獨探玄關  
深更深舞鶴山前春色好靜對七峯長不老

題李立父高遠樓

君家百尺樓近在環堵室室處豈不佳暑溽厭  
煩鬱著脚躡層梯心眼便超軼好風天外來佳  
月雲端出清明湛空闊洞視了熾悉豈徒快登

臨抑可驗學術大哉天地心昭然本如日世人  
庫且隘動以私見室未能脫塵凡底處識微密  
羨君有斯樓發以靜春筆知崇與禮卑二義貫  
于一燭理要高明履道貴平實庶幾足目俱不  
但窺髮髯工夫妙方寸豈假身外物此境未昭  
融此屋空突兀君看希聖徒陋巷暗蓬華

以青檀與志道

衝寒暫行役遺汝以青檀要識夜眠處當如親  
膝前保易曰無有師保如能父母清温供子職清白保家傳小  
令多堪法母顓字畫妍獻之父子忠孝大節多可法字其未爾

壽外舅楊開國

大中大夫漢千戶子男一位周諸侯人生到此  
不易得况復寶帶懸精鏐雖然三者皆外物達  
人睨視如雲浮天公最嗇是眉壽七十從來已  
稀有堂堂玉立仙遊翁歲比磻溪未華首碧瞳  
射人雙鏡懸曉窓貝葉聲琅然問渠那得許彊  
健陰功又在朱陵編願翁遨嬉更千歲做盡人  
間方便事却乘白鶴御丹鸞直上紫清朝玉帝

贈肝江張平仲希季

去聖既云遠至理日以冥言道指虛玄語性雜

精靈正傳久無沒異學得魁橫卓哉周程張磊  
隗三代英妙蘊發天地微言昭日星後來紫陽  
翁抑又集大成煌煌八書訓謂論孟大學中庸  
太極西銘易詩也  
凜凜萬世程學者生此時坦然有規繩但患舍  
康莊自趨柴與荆張君江西來頗嘗得師承散  
衣雖懸鶉猛志欲掣鯨袖出文一編其辭峻而  
清此士不易有歸歟更研精勿受俗學變而爲  
寵奪驚貧者士之常未合寧躬耕高門謹勿謁  
養此氣崢嶸不見商歌入洋洋金石聲

送王子文宰昭武

並

樵川古樂國誰遣生榛管往事忍復言念之輒  
長歎子往字真人寄任良亦艱湯裁周餘民十  
室九孤鰥深心察苛瘼摩手蘇痲癘願加百倍  
功勿作常時觀

熒熒匣中龍爛爛巖下電紛綸揮霍間坐子百  
千變雖然事幾微易矚亦易眩慢從快處生理  
向靜中現健決要安徐聰明貴韜斂潛齋有愚  
言或可代箴砭

百鍊或繞指粹白俄成緇有初諒非難其難在  
終之道心眇絲粟易爲群物移不有精一功誰

能勝惟危子今如玉雪瑩潔亡少疵願言保令  
德歲晏以爲期

堂堂先太史一節貫初終况有壽母賢切切唯  
教忠承家諒匪易責任丘山崇可不日汲汲仰  
希前哲蹤敬義兩夾持師友交磨礪餘事作詩  
人毋顛鍤句工

平時州縣間上下意苦異善書肘或掣有志奚  
由遂子今得所從展布有餘地兩賢更勦力萬  
物應吐氣相期召杜功奕奕照采世不須覘首  
碑自有樵川誌

浦城勸糶

陽和二月春草木皆生意那知田野間斯人極  
憔悴殷勤問由來父老各長喟富室不憐貧千  
倉盡封閉只圖價日高弗念民已弊去年值饑  
荒自分無噍類幸哉活至今且復遇豐歲庶幾  
一飽樂養育謝天地豈期新春來米穀更翔貴  
况又絕市無縱有濕且碎何由充飢腸何由飽  
孳累恨不死荒年免復見憂畏我聞父老言痛  
切貫心肺行行至平洲景象頓殊異白粲玉不  
如一升纔十四問誰長者家作此利益事父老



合掌言子文姓陳氏起家本儒生疇昔樂賑施  
憶昨艱食時臣室爭謀利米斗三百餘獨收七  
十二三都數千口受彼更生惠開庫質敝衣假  
此賙貧匱取本不取息所活豈勝計我曹非此  
翁久作溝中齒吁嗟薄俗中乃有此高義吾邦  
賢使君愛民均幼穉一聞平糶家褒賞無不至  
或與旌門閭浦城沈氏或與錫金幣獨有潁川翁寵  
光未之被故作行路謠庶徹鈴齋遂且俾殖利  
徒聞風默知愧並生穹壤間與我皆同氣富者  
盍憐貧有如允恤第惻隱仁之端人人均有是

頑然鐵石心何異患風痺不仁而多財聚易散  
亦易惟有種德家福祿可長世不聞眉山蘇盛  
美光傳記賣田救年荒生子為國器即三蘇父子也近世  
三山黃長者家喜賑不見南浦毛一惟利是嗜  
積穀幸年荒生子遭黥隸天道極昭明勿作幽  
遠視誰歟為斯謠西山真隱吏

### 挹仙亭

漢宮葦篋兒呱呱濟南梓柱陰扶疎富平家人  
正媮樂安昌帝師工獻謏子真東南一尉耳黃  
綬淒涼百僚底手持短梳叩天闈義激丹衷淚

橫背翩然一朝徑拂衣愛君無路空依依人傳  
九江已仙去吳門再見是邪非神仙茫茫那可  
測上帝從來賞忠直天上果有騶鸞人合領群  
真朝北極自從舉手謝世間千年白鶴何時還  
玉簫聲斷杉檜冷祗餘丹竈留空山谷口之孫  
古膚使亭斲青真挹仙袂耿耿應懷貫日忠飄  
飄豈羨凌雲氣我來快讀華星篇清徹毛骨風  
冷然何當結茅最高頂一榻容我分雲煙

贈粹潼京君西歸

君辭萬里蜀東游海之壖所挾大易數自謂探  
幽玄縱橫布籌筭美妙若著之圓殷勤扣其說得  
數須得全人生穹壤間其孰司陶甄短長辨鳧  
鶴百一分夔蛟造物初何必賦受自爾偏數有  
饒與乏定命誰能遷理則無虧盈一性各渾然  
顏跖偶壽夭堯桀非愚賢緬懷樂正子聖門得  
真傳全生必全歸此語星日懸予生故多奇榮  
枯聽諸天獨有任道心未死須乾乾君提空囊  
至又復垂素旒豈嘗卜而來所遇非昔泉術工  
用乃拙爲子笑且憐矢詩苦不多聊壓瞿唐船

會三山十二縣宰

皇皇造化鈞橐籥生萬彙林林滿穹壤具體實  
同氣痛癢本相關彼已當一視矧惟守令職休  
戚我焉寄盍推若保心曠焉撫孩穉橫目事征  
求徃徃學頑痺牀剥膚已侵鷹擊毛盡摯但期  
已豐腴皇恤彼焦悴近來二十年貪風日滋熾  
蒲萄得涼州西園闕成市環詹郡邑間太半皆  
汚吏民窮盜乃起原野厭枯齒哀哉罹禍徒念  
之輒揮涕天地忽開張清飈掃氛曠我乃於此  
時擁旄忝為帥顧慙老儒生蹇拙乏長技同官  
為僚友努力圖共濟惟聞古大都星羅邑十二  
豈無良大夫與我同厥志要如羔羊直委蛇自  
無愧勿為碩鼠貪躑躅乃多畏上方明黜陟我  
亦公舉刺民言即豐碑令問疾郵置黃堂一卮  
酒殷勤抒至意慎勿多酌余憂心正如醉

游鼓山

六月二日偕潛夫參謀諸友游鼓山飲  
湧泉亭明日登天風海濤坐白雲亭追  
懷昔游愴然有感偶成拙詩奉呈并簡  
住山明師

嚴宸有追詔趣上太守符疲民未蘇醒還顧空

躑躅來尋靈源盟喜與佳客俱始酌清冷泉一  
浣丹墨泐超然煩溽中著身在水壺逕明陟危  
亭雲濤渺空虛煙霏倏開闔峰巒巒時有無偉哉  
此絕觀雄壓東南隅蒼崖萬仞立四面環瓊瑤  
翠木巧蔽虧亭午清陰敷令人澹忘歸似到真  
華胥憶昨汎蓮日選勝邀朋徒摩沙巖上刻慨  
仰趙與朱舉觴酌且盟一節期終初重來三十  
年恍如隔朝晡並游四五人存者獨老癯有懷  
子陳子感歎為歎歎子抱明月終我方長涂趨  
顛踣懼不免儆省當何如願言祝同社著力相  
携扶禪伯亦可入新結峰頂廬老我故勸游軒  
冕非所娛會須脫塵鞿來依嬾瓚居

律詩

題來青館

軒窓幽雅主人亦好事不俗遺  
余二詩頗可喜故書此以遺之

客夢成時夜向闌幽泉挾雨響潺潺清魂便覺  
超塵世何況真栖巖石間

泉州貢院舉梁八詠

萬間貢宇舊巍巍更闢新楹廣舊規豈為儒生  
決科計要培宗社太平基  
雲斤初運日逢甲虹影乍橫星值奎天相斯文

兆先見不須佳識指金雞前是山奎天賦

棘闈曾闢大江東喚起秦淮兩蟄龍况是此邦

饒俊彦何愁盛事不重重江東漕司舊無貢闈

秦淮之上方與後間有物婉梁如斯錫隱見不

常或曰此秦淮小龍也丁丑漕圍陳君墳為省

元建康吳君明年丹詔下楓宸定有英材起海瀕勉取梁公

舊衣鉢從今入說兩庚辰前庚辰梁文

梁脊伊誰姓氏題梅溪去後有茗溪自慚拙守

何為者強策駑駘繼馱馱

憶昔文闈創造初揮毫紀實有鴻樞乃今盛觀

重輝赫試問他邦有此無貢院舊記梁文靖公

亦以論魁位樞庭學中士簪橐聯輝三大老節旄相映四賢侯作成後進

友欲援故事請記政云須先進引領時流作勝流

策足巍科亦漫然當知致遠識為先丁寧莫負

梅溪祝名節岩堯共勉旃

和侍讀秘監饒行嚴韻帝里參陪意最親聯鑣忽此為交鄰徐行得接

雙飛鳳驟別難留一角麟歸奏已趨天尺五寵

光仍待月重輪應憐留滯窮邊客晏歲嚴霜夜

夜申

未聯  
又云

衆芳政賴君培植莫忘辛夷與露申

送張曜之

遂昌張君曜之遊淮東謁予故人陳制

參以小詩二絕祖其行

風煙千里走淮滑寄語青油幕裏人麟閣功名  
須有意乃心王室勿謀身

譚天之外更譚兵風角孤虛分外精玉帳不妨  
收拾取絕勝下客著雞鳴

會長沙十二縣宰

從來守令與斯民都是同胞一樣親豈有脂膏

祺爾祿不思痛痒切吾身此邦祇似唐時古我  
輩當如漢吏循今夕湘春一卮酒直煩散作十  
分春

長沙勸耕

是州皆有勸農文父老聽來似不聞只爲空言  
難感動須將實意寫殷勤

使君元起自鋤犁田野辛勤事總知要爲爾民  
除十害肯容苛政奪三時

已看三白兆年豐更喜春來雨澤通從昔楚邦  
農事早好將人力副天工

田裏工夫著得勤，翻鋤須孰糞，須均插秧更要  
當時節，超取陽和三月春。

聞說陂塘處處多，併工修築莫蹉跎，十分積取  
盈堤水，六月驕陽柰汝何。

田家拚取一春忙，男力菑畬女課桑，隴上黃雲  
撥上雪，暫時辛苦樂時長。

鞠育當知父母恩，弟兄更合識卑尊，孝心盡處  
通天地，善行多時福子孫。

千金難買是鄉鄰，恩意相歡即至親，年若少時  
宜敬老，家纔足後合憐貧。

健訟翻成產禍胎，帶刀却是殺身媒，爭先好勝  
災偏速，退步饒人福自來。

不教言語太艱深，爲要人人可諷吟，把向田間  
歌幾遍，兒童亦識使君心。

別湯升伯

二十年前黍舊遊，論交今日始從頭，我如潦盡  
寒潭水，君似天空明月秋，夜雨幾時重，話舊故  
山間，早共歸休，臨岐贈別無他祝，莫忘鄒陳爲

國憂

和趙章泉

天教一老立堂堂。步武嬖姍盡未妨。元始故家  
典刑在北方。正學派流長。新恩已煥青藜照。舊  
德行詢黃髮良。多謝寄詩勤問訊。自憐踈懶似  
嵇康。

送永嘉陳有輝

永嘉陳君有輝。潛心易學。許以所著示  
余。余未及請。而君歸矣。拙詩贈行。且堅

再會之約云

深山讀易如康節。白首談玄似子雲。正自學時流  
誇末技。却於聖處策奇勳。二圖君已窺微指。十

翼吾方媿淺聞。

君聞水心葉公言十翼非孔子  
作嘗質疑於某晚學不敢斷其

是云得意春風重過我。綠波清夜話羲文。

題黃氏貧樂齋

濂洛相傳無別法。孔顏樂處要精求。須憑實學  
工夫到。莫作閑談想像休。

道鄉曾舉龍門話。認作玄關透悟機。儒佛差殊  
真恥忽。請君參取是耶非。

閑吟

閑中意趣定何如。靜把陳編自卷舒。希聖希賢  
真事業。潛天潛地細工夫。林泉有分吾生足。鍾



鼎無心世味疎政使一貧真到骨不妨陋巷樂  
顏癯

淨豁持鉢求度為說偈言

一真不昧人中佛五戒俱全俗裏僧必待方袍  
與圓頂維摩龐老又何曾

淨豁讀罷白予曰如此則不須受度矣

遂說偈云青編讀後方為士黃牒頒時  
始是官不拜皇朝真爵命要行所學也  
應難余謂解讀青編便無黃牒亦得淨  
豁志在求度只得恁麼主張併為之書

以勸施者

賀外舅轉官

黃山桃李鬧春風曾見先生化育中經界力行  
師孟子井田有意復周公幾年凋俗成佳邑一  
旦新綸賞舊功明主已知材智美渭川行起釣  
璜翁

壽楊蘇父

壽日將何勸壽庖不妨拈出去年詩大生皆自  
微陽起百善端從一念基身欲寧時須主靜幾  
纔動處要先知老來自笑無新句那得仙翁一

解頤

贈夏宗禹

夏君宗禹示余以陰符悟真講義嘉歎之餘為賦二絕

虎頭自合取侯封好為明時立雋功做了玉関班定遠却陪芝嶺夏黃公

丹經千卷浩如林妙訣無多底處尋但要靈臺常似水自然元海會生金

贈葉子仁

上鏡葉子仁為人推箕箒占徃徃如破

的歲乙酉予方在從班子仁以書來勸補外甚力未幾果去國進退得喪豫定如此子仁之術亦竒矣哉茲來過予衡茅為賦小詩三絕因以自釋云

易象推占妙入神勸人忠孝更諄諄只今誰似

君平術唯有南陽賣卜人

子仁每推論五行輒以善道勉人如孝弟

忠信清心寡欲等語未嘗不懇切言之故予以為有君平之風

花正紛紅俄駭綠月纒掛壁又沈鉤世間萬事

都如此莫遣雙眉浪自愁

知天馬用尤減氏有命何須主齊環若向此中

能照破許君已透利名關

贈徐碧鑑

人言得罪為狂踈若論狂踈罪不無亦既自呵  
還自笑只緣骨相合崎嶇

論命豈能修造化相形那解脫頭顱知君藻鑑  
真超絕試問窮通改得無

題黃君貧樂齋

飯疏飲水復何求道在宵中百不憂參取章泉  
克齋句底須樓上更安樓

贈張童子

虎頭燕頰及鳶肩自笑都無一事全懶有數條

瓜樣骨尚堪山澤作臞仙如瓜骨出人倫書

聞君早號張童子顧我初非韓退之可惜浪拋

洙泗業只看風鑑學希夷

贈邵邦傑

邵邦傑妙絲桐之技又善寫神西山翁

嘉之為賦絕句

五寸管能苦奉造化七絃琴解寫人心平生不作  
麒麟夢且聽高山流水音

壽楊詒父

誕日娛親始是榮如君慶事世難并名園春滿  
三三徑眉壽天開九九齡帝渥頻霑新誥紫雙  
即目兩文階重煥舊擅青玉杯從此年年把笑  
勸樽前兩福星

壽陳宰

坊

花種河陽未十旬和薰四境蚤如春試看條教  
頻頻下字字無非育物仁

為民一念徹淵泉蔬茹餘旬始籲天歲事豐登  
鄰冠熄乃知感應鼓桴然

詩寄淮西王路分

壯哉貔虎三千士靜掃鯨鯢百萬餘若使人人  
似淮右笑談真可滅狂胡借韻

贈吳景雲

昭武吳景雲善篆工刻為余作小印數  
枚奇妙可喜因有感為賦二首

錕鍔切玉爛成泥妙手鐫銅亦似之若會此機  
來學道石槃木鑽有通詩

腰間爭佩印蟲蟲真印從來少得知不向聖傳  
中有省黃金斗大亦何為

送曹晉伯令尹之官

須江壯哉縣誰遣莽成墟舊觀嗟難復罷民苦  
未紓手摩應切切鞭笞盡徐徐賴有賢邦伯當  
令子志摠

此邑吾鄰竟嘗聞歎恨深有田盡增稅無楮可  
爲衾願布中和政毋懷忿疾心歸田當有日好  
聽宓生琴

賦

魚計亭後賦

玉溪先生結廬章泉之上垂七十年無軒冕之  
累已有箪瓢之樂夫揭魚計以名亭紹祖風於

圃田居一日飲客於斯亭之上超方羊以自得  
顧萬象之皆妍時也日將夕而紅酣沼無風而  
綠淨洞儵魚之成群闖寒波而游泳若空行而  
無依涵天水之一鏡俄初月之沈鈎倏深潛乎  
翠荇其浮游也似無心而時出其遠逝也似見  
幾而知警先生聽然心曠神怡諷小宇之雄篇  
哦稼軒之英詞客有起而問曰魚本無情何詩  
之爲子固非魚奚魚之知先生笑而應曰謂魚  
爲有計邪子將詆予之欺謂魚爲無計邪吾亦  
笑子之癡盍亦兩忘而俱適可也抑嘗即莊生

之言而試思乎。粵自太古。邈淳風。離勇者角力。以倖勝。巧者矜能。而銜奇。苟一餉之可樂。快性命而爭之。謂謀身之允。臧卒反。蹈乎危機。偉南華之著論。將警愚而覺迷。富貴人所嗜。則媿之。腐鼠紛華人所羨。則况之。文犧爲利而鬪。則爭地之。蝸。曰。智而死。則剗腸之。龜。獨魚之自適。其適若忘情於得喪。故大則述鯤化於天池。小則玩儵游於濠上。蓋其爲物也。從容夷猶。逍遙閑放。靜則以蘋藻爲室。廬動則視江湖爲尋丈。不借潤於噓濡。而相忘於沆瀣。任公何所投其轄。

豫且何所施其罔。此其所以爲得也。彼區區之蠱蟻。方且娛暫安於股鬣。饕微腥於砧几。又烏可同域而議哉。嗟利欲之誘人。甚香釣之餌魚。彼潛鱗之何知。猶或避而全軀。人固靈於萬類。迺昧苟而蒙衆。曾所得之幾何。甘顛冥於畏塗。此系棋危。撞之喻。宇子所以慨然而長吁也。嗟我生之無庸。幸脫世之羈馮。付萬事於浮雲。獨觀魚以終日。誠作計之甚左。差身閑而心逸。於是客憮然自失。曰。先生之言。達矣。僕何足以闢其萬一。乃相與酌飲。浩歌不知烏輪之東出。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

對越甲藁

奏劄

戊辰四月上殿奏劄一

特為太學博士  
通謝使許舍人

奕以是  
日出門

臣竊惟權臣用事妄開兵端南北生靈均被其  
毒 陛下為之旰食焦勞者二年于茲矣天啓  
睿謀迄殄元惡尋明繼好休息有期豈非天下  
之福哉而臣區區愚慮竊謂為國者當示人以  
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

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於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之言雖償軍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為和也易有以啟其媢則為和也難况戎狄豺狼變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乎側聞日者小行人之遣也虜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虜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至於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承命唯謹曾亡留難竊揆謀國之意不過以樂天保民為心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思虜人得以闕吾之情而滋媢我之意乎雖然此既往之咎矣所以圖制方來者猶可謹之初也蓋古者敵國通和有養其事力以待可為之機者越之事吳是也有聽命於敵以圖苟安之計者六國之事秦是也今日尋盟於虜臣不知姑欲養其事力而待可為之機乎抑將聽命於敵而圖苟安之計乎內踐之行成於吳也蓋忍恥以志仇讎之復而非倚和以自固也是以三十年間蚤朝晏罷卧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耻故雖詘辱一時迄能伸其志於異日若夫六國



則不然其求和於秦也蓋委國以爲仇讎之役而非用權以斬濟也故朝割地以賂秦則莫棄謀臣之言夕遣質以入秦則且絕隣國之援撤防弛備冀秦之矜已而不加兵奚異委肉虎狼而幸其弗食也夫是以六國之地卒歸於秦豈秦之力能亡六國哉六國實自亡耳今日而知是則當以越之事爲法而以六國之事爲戒可也抑臣聞之善謀國者不觀敵情之動靜而觀吾政之修否 元祐初用司馬光爲相盡更王安石救法契丹聞之以勿生事戒其邊吏今日

號爲更化矣而虜之桀驁亡異前日毋亦我之所爲尚有可思者乎故臣妄論今日之事必吾無以取輕於敵而後和可成必有以深服其心而後和可固臣觀昨者竄殛柄臣之始不惟四方萬里咸服英斷而敵國亦竦然易視矣誠使剛健不息之誠愈篤於初振厲有爲之志益加於舊則國勢日強虜自退聽柰何朝綱方整而紛紊之漸已萌政事方修而懈弛之形已露正人雖進志未獲伸言路雖開忠罕見用我之更化者僅如此其能使敵情之畏服哉况夫彼之

待我者方驕我之恃我者太重一箇行李曾未越境而動色相慶若無事然臣恐盟好旣成志氣愈惰宴安鳩毒之禍作浮淫冗蠹之事興彼方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加之數年聲勢浸盛然後發難從之請挑必爭之端而吾徬徨四顧將無以應之此長慮遠識之士所爲寒心者也臣願陛下以通和講好爲權宜以修德行政爲實務君臣之間朝夕儆戒于敵情之難保禍至之無日蒐討軍實申飭邊防凜然若敵師之將至如是而國勢不張外虞不弭者未之有也臣一介賤微乍對清光輒竭髦髦之思惟陛下財擇

二

伏觀慶元以來柄臣顛制立爲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之者有年矣吁是豈非蠹壞人心之大原乎是豈非更新聖化之首務乎臣嘗敬觀國史竊見祖宗盛時以寬闊博大養士氣以廣耻節禮淑人心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天子曰可大臣曰否宰相曰是臺諫曰非而不以爲嫌

布衣陳時政草茅議廊廟而不以為僭蓋惟恐  
人之不盡忠而未嘗惡其立異也士之自修於  
鄉黨者見尊於朝廷自勵於州縣者見褒於  
君上過人之節不以為矯異俗之行不以為狂  
蓋惟恐人之不鄉善而未嘗疑其近名也夫是  
以忠讜之氣伸而佞諛者不見容廉節之俗成  
而貪鄙者知自愧其所以扶持國脉於久安長  
治之地者其源蓋出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  
相繼用事樂趨和同已之論用險膚亡行之人  
士有不為利疚不為勢怵者則目之以好異目

之以好名摧折沮挫不遺餘力波流橫潰至于  
崇宣遺親後君之習成伏節死義之風泯其禍  
可勝道哉中興以還深監前轍培養作成風俗  
一變不幸十數年間復壞於柄臣之手蓋其竊  
弄威權之始一時諸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為清  
議所不貸也保固庸回以為心腹擯抑賢雋甚  
於仇讎有如至誠憂國以為忠犯顏切諫以為  
直臣子常分也柄臣則以好異讖之設為防禁  
以杜天下欲言之口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  
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為學修身索已以為行士

大夫常事也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為標榜以  
遏天下趨善之門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  
行矣相煽成風惟利是視以慷慨敢言為賣直  
以循默謹畏為當然以清修自好為不情以頑  
頭亡恥為得策北伐之舉宗社安危所繫也雷  
同相從如出一口而爭之者不數人胥史皂隸  
稍掘寸權則輻湊其門名義有不暇顧流弊之  
極一至于此今日改絃更張之初臣謂當先破  
尚同之習廣不諱之塗朝政得失俾臣下各盡  
所懷而不以立異為可厭褒崇名檢明示好尚  
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譽為可疑則  
士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務  
疇先於此惟 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  
勝至願

尋得  
旨依

三

臣恭惟 陛下天資仁恕矜謹庶獄藹然有  
祖宗之風真祈天永命之本也然臣竊觀四方  
郡國之間猶有亡辜而致死有辜而逭刑者推  
原其故豈非典獄之官未盡得其人乎蓋天下  
之獄起於縣而成於州審訂其情而研覈其實

皆州郡獄官之責也獄官而非其人則委成於  
吏手變亂於賂賂何所不有郡守不能盡知也  
提點刑獄不能徧察也繇是而上之朝雖刑寺  
審詳之憲部讞決之淑問如臯陶不過憑已成  
之案牘少加攷閱焉耳本源既失救之末流何  
益哉臣愚竊謂獄官之任匪輕而獄官之選未  
重有如特奏之授官胥史之補官入粟之拜官  
其間非亡材且能者然榮進之路既窮苟且之  
念易啓精明廉潔者常少昏耗貪黷者常多顧  
使居典獄之官任民命之寄臣未見其可也且

一尉之微近制猶不容以特恩授而百里之宰  
胥史入粟之流未嘗得預其間蓋以近民之官  
當重其選也何獨於獄官而輕之哉臣願 陛  
下念仁政之當先軫民命之至重明詔銓曹自  
今差注獄官非進士任子歷官無過與關陞及  
格之人不許充選其特恩雜流之見爲獄官者  
委監司守臣擇人保奏兩易其任待闕未上者  
改注他官治獄有稱者監司守臣條其實狀以  
聞與量減舉主之數其贓污不法者令所屬按  
刻重寘典憲蓋注授不輕則人知自重激勸有

方則人知自勉庶幾小大之獄必察以情所以  
惠民生而召和氣非小補也儻臣言可采乞付  
有司詳議施行

得旨送部  
勘當尋施行

已巳四月上殿奏劄一

特為校  
書郎

臣寒遠書生至愚極陋去夏四月嘗因面對冒  
貢瞽言陛下不以為狂俯賜嘉納今者又獲  
進瞻天光不於此時罄竭愚忠裨萬分一臣  
實有臯臣聞董仲舒有言曰國家將有失道之  
敗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自知省又出怪  
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

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竊惟漢儒之言  
天未有深切著明如仲舒者臣濫綴館職獲觀  
太史所申邇日以來災眚荐至兩旬之間暴風  
再起三月丙申都城雨雹越八日癸卯熒惑失  
次行入太微干犯執法已酉之夕留守掖門謹  
告丁寧可謂至矣而蝗蝻餘孽寢寢復生陛下  
下恭儉慈仁對越無愧而和氣未應咎證端臻  
臣愚無知未測其故意者上天仁愛昭示戒儆  
欲使陛下君臣之間思先格王所以正厥事  
者乎臣敢條上四說惟陛下財幸一日親正

人臣謹按漢初元二年正月暴風從西南來翼  
奉以爲左右邪臣之驗延光二年三月大風拔  
木史臣以爲親讒曲直不分之應今 陛下登  
崇者皆褒顯忠良所謂讒邪萬無此理然臣竊  
聽衆論或謂正人雖進用而委任未盡專小人  
雖退斥而佞倖未盡塞名雖好忠而實則喜佞  
故諫爭之塗尚狹忠鯁之氣未伸此災異所緣  
而起也臣願 陛下親近端良優容切直知賢  
而任之則勿貳知邪而去之則勿疑然後政治  
可興而天心可假矣二曰抑近倖臣聞之傳曰

陰氣之精凝而爲雹故劉向以爲陰脅陽之證  
孔季彥以爲陰乘陽之證考諸前代凡妾婦乘  
其夫臣子倍君父政權在臣下夷狄侵中國皆  
其事也求之今日固亡此患然臣竊觀近者一  
二詔旨或從中出廷尉之官不得守法環列之  
職驟昇非人更化之朝詎所宜有意者左右近  
習之私甘言卑辭之請未能以盡絕之乎夫陰  
邪之類長則陽剛之道缺致異之原其或在是  
臣願 陛下遵 仁祖之規責大臣以杜衍之  
事深遏私情大融公道以潛消陰盛之譴則升

平可致矣三曰除壅蔽臣謹按漢天文志熒惑  
南方爲禮爲視禮虧視失則罰見之又太微天  
廷熒惑守之爲亂臣在廷之象 陛下恭畏自  
將動循典法固無一不合乎禮矣意者萬事幾  
微或未盡察群情邪正或未盡知故上天因之  
以規戒乎夫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洪範五事之  
證昭然可攷臣願 陛下體重離之照炳獨斷  
之明察事幾於兆朕之先燭物情於隱伏之際  
使姦邪不能壅蔽則火得其性而災害熄矣四  
曰去貪殘臣觀春秋威公五年秋螽 九者謂貪

虐取民之所致漢光初元年蝗蔡邕謂貪虐之  
所致曩者權姦當國寵賂日章州郡監司掎克  
取媚愁苦之氣干鑿陰陽餘毒遺殃迄今未歇  
比者固嘗遴監司之選重贓吏之罰而守令貪  
殘者尚多苞苴醜遺者未戢臣願 陛下明詔  
大臣推行臧否之令申嚴賄賂之禁庶幾民瘼  
可瘳而天變可弭也昔者成王悔過天雨反風  
景公一言熒惑退舍宣帝因雨霽而躬親萬機  
太宗因旱蝗而益施仁政致治之效于今可觀  
陛下誠能側身修省於其上大臣誠能同心燮



理於其下則轉異而祥反掌間耳抑臣復有獻  
焉夫天人一理感通無間民氣舒慘則天心應  
之三數年來生靈窮困可謂極矣淮民流離死  
者什九僅存者饘粥弗給既斃死者亡所蓋藏  
陛下軫恤之仁無往不至而有司奉行未得其  
術江淮之間以人為糧者猶自若也欲望災沴  
之銷其可得乎側聞兩淮蹂躪之餘種麥亡幾  
誠恐風傳過實或誤宸聽謂麥孰為可恃而  
不復廣為振揀之策又聞廣南數州粒米狼戾  
臣願斥內帑封禱之儲及今收糴以濟其饑是  
亦振揀之一端也方今元元之命寄於陛下  
倒垂之急近在目前幸哀憐而亟救之庶幾人  
心可回則天意自解不然愁歎日滋變異日熾  
臣未知其所終也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已巳四月上殿奏劄二

臣伏見近者諫臣抗章論及史事明詔亟俞其  
請蓋將勒成大典以示方來非小補也臣以非  
材備數文館玉牒會要皆預討論敢緣所職妄  
有陳述臣恭惟陛下賢聖仁孝自昔著聞甲  
寅之秋肇履大位蓋出於光皇付託之誠

憲聖擁佑之力而大臣寔奉行之授受之間察  
然明白秉史筆者固宜鋪張其實以詔萬世而  
臣伏觀玉牒會要所書大抵承迎佞肖之意而  
夸大其功欺天罔人莫此爲甚昔 紹聖中姦  
臣用事被 宣仁以奪嫡之謗加蔡確以定策  
之名顛倒是非終危宗社今 陛下窮膺 祖  
宗神器之重而簡冊所記顧歸功一賓贊之小  
臣傳之萬世何以爲法况凡受恩之人豈無報  
復之念黨不亟加辨正異時或得籍口以逞其  
私 紹聖 崇寧之禍可鑒也臣側聞嘉定元

年二月議臣有請命史官取紹熙五年以後至  
開禧三年以前史院文字并日曆時政記凡涉  
誣罔悉行改正 陛下旣俞之矣歷時寔久必  
已成書臣願特降 睿旨命國史實錄院具所  
修事節上之 朝廷看詳允當即頒下玉牒會  
要所參照重行修纂上以光 聖朝揖遜之美  
下以杜姦黨窺覷之漸天下幸甚臣又聞 熙  
寧中王珪建言 國朝會要 朝廷檢尋故事  
未嘗不用此書然止修至慶曆三年又當時亟  
欲成書又欲廣其部帙故其間尚有遺事而所

載頗多吏文恐不足行遠乞自慶曆四年以後  
續修其舊書因而略加增損庶成一代之典制  
可其奏迨書成自 建隆迄 元豐僅三百卷  
紀載最爲有法後莫能及臣伏觀 皇帝會要  
自紹熙末至嘉泰初財八年耳而爲卷已百五  
十殆欲廣其部帙之過觀珪所修臣僚論奏止  
撮其要今或全篇紀錄一字靡遺至於文移行  
遺語涉俚近者亦或未皇刪潤臣恐難於傳遠  
如珪所慮也又嘉泰二年以來凡八載矣 朝  
廷行事可紀其甚衆必俟有 旨修進然後併行

編摩倉猝欲速寧無苟簡曷若從容纂次之爲  
得臣願特降 睿旨命提舉大臣申飭其屬其  
未進者亟加修纂已進者稍加損益如 神祖  
可王珪之奏庶幾 清朝鉅典煥然一新臣之  
所陳若緩實切且皆職守所在故敢不避煩黷  
冒昧以聞取進止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一

時爲祕書郎兼學士

院權直

臣恭惟 陛下天資高明克自抑畏檢身約已  
敬天愛民有前代帝王所不及者固宜至和之

氣蟠塞穹壤而歲比旱蝗民以病告喁喁之望日俟有秋乃仲夏以來常陰爲沴淫雨連亘閱月彌旬間嘗開霽旋復霧霍湖水暴漲溢入都城細民失業粒米翔貴近畿州縣被災者廣或頽城郭沒官寺毀廬舍溺人民決壞堤防滄浸田畝平疇沃壤浩如濤波是非小變也 陛下亦嘗察其故乎蓋自桀臣擅政導諛成風更化以還餘習未殄早暵酷矣或謂其不傷農螟蝗熾矣或謂其不食稼元元愁苦之狀有閭巷知之而士大夫不知者士大夫知之而廟堂不知者况 陛下深居九重其能盡知之乎下情不通民隱莫訴故作淫雨京畿尤甚將以感懼宸衷亟亟圖惟新之政天心仁愛甚可見矣 陛下惕然祇懼禱祠賑卹細大畢舉休證潛格雲陰洞開臣愚竊慮 陛下徂於目前之應不復推原致異之繇天意靡常充足深懼臣謹按春秋莊公十一年宋大水董仲舒以爲陰盛之所致嘉祐水災歐陽修上疏曰水陰也兵亦陰也脩之言蓋爲當時發若推其類言之則宮庭嚴密之地左右褻近之私陰也內而姦邪小人外而

者况 陛下深居九重其能盡知之乎下情不通民隱莫訴故作淫雨京畿尤甚將以感懼宸衷亟亟圖惟新之政天心仁愛甚可見矣 陛下惕然祇懼禱祠賑卹細大畢舉休證潛格雲陰洞開臣愚竊慮 陛下徂於目前之應不復推原致異之繇天意靡常充足深懼臣謹按春秋莊公十一年宋大水董仲舒以爲陰盛之所致嘉祐水災歐陽修上疏曰水陰也兵亦陰也脩之言蓋爲當時發若推其類言之則宮庭嚴密之地左右褻近之私陰也內而姦邪小人外而

夷狄盜賊亦陰也人君者秉至陽之德以御衆陰故主道宣明則陽暢陰伏各由其序而弗爲災否則陰盛而汗陽咎證之來未有不緣類而著見者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陛下聖性澹然固無便嬖女謁之累然除授命令間煩特旨寅緣請托侵紊成憲尚或有之倖門既開奔湊日衆豈所以杜幾微而窒萌漸乎此陰沴所爲而作也更化之初分別淑慝國論嘗一定矣衆正在廷元氣充實姦邪之黨尚肆窺覷一二年來俊賢耆艾引去相踵甚而二三近臣之進

退倉猝皇遽或不知所從來於是善良之士寢不自安而窺伺者益衆矣 朝廷紀綱寄於給舍維持法守政所當然聞諸道途顧猶有不得其職者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恐儉人非類洋洋乎動心矣此陰沴所爲而作也戎翟更成既難遽恃弄兵之徒日益披猖彼其嘯聚之始非有跳梁不可制之勢也使 陛下帥守得人監司得人撲其燄於未張一巡尉力耳柰何擁兵之帥或萌玩寇之心分土之臣各啓倖功之念養成癰疽馴致決潰乃始草薶而禽獮之世豈

有斃千萬人於干戈而天不爲之變者或者幸其納降曲意招誘不知損威喪重適啓姦心二者蓋胥失矣寇虐肆行流毒甚慘螫螫之衆籲辜于天此又陰沴所爲而作也抑臣聞之滂於夏者其秋必旱陰盛之極陽必生焉漢儒之言厥有深指今庫下之田旣厄於水設不幸七八月之間雨弗時至高田之稼復壞于成飢饉相仍愁歎滋甚豈獨峒丁逋卒能爲患哉比者三衢之事蓋可鑒已 陛下誠能念災變之可畏思君道之當修秉持乾剛法象天德開公正之

路窒邪枉之蹊使衷謁不忤于朝外言不納頡頏以絕近倖侵權之端尊信仁賢容受忠讜使正人端士得以行其志而儉邪巧佞不得售其私以抑小人道長之漸淮甸創殘之餘遴東良牧寄以赤子之命招輯流民咸俾奠居收瘞遺骸勿令暴露江湖之間寇孽方煽申救帥守戮力同心仍遣王人銜命督護整齊師律激勵士心以挫群盜方張之銳則積陰之沴庶乎其可銷方來之患庶乎其可弭也易之初六日履霜堅冰至古之聖人於陰之將盛不忘戒謹如此

今災異頻仍證應甚著 陛下可不亟加聖心  
乎臣以疎庸備數文館 睿恩拔擢俾攝禁林  
惓惓愚忠冀一吐露久矣幸因進對敢竭髦髦  
之思意切言狂惟 陛下裁赦

二

臣聞天下有不可泯沒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  
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  
之世破裂天常墮壞人紀敢為而弗顧者能使  
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善  
乎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即天道也天道未

嘗一日亡顧所在何如耳

熙寧之世以新法

為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王安石之悞諫遂非  
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 紹興之際以和好為

不足恃者公議也雖以秦檜之擅權專殺而不  
能弭君子之論卒之新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  
而敵情驕其哉此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  
之以取敗孰若順之以為安近年侂冑用事以  
區區私意小智并天下公議之衝雖能顛倒是  
非於一時終不免為當世大僂何者公議天道  
也侂冑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為國

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悅之天助之何事功不立之憂哉 陛下更化以還至公之理蓋嘗少伸於久鬱之後矣臣愚伏願 朝廷之上兢兢保持勿失初意用人立政一以天下公議為主而不累於好惡黨偏之私盡公極誠如對上帝則天人胥悅治效可期海內之幸也惟 陛下留神反復愚臣之言

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一

時為曙作佐郎

臣聞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

之仁也鞭朴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聳厲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媿則天為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殊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為心乎臣伏觀近歲以來旱蝗頻仍饑饉相踵 陛下嚴恭寅畏不敢荒寧憂閔元元形於玉色上天降康遂以有年亦足以觀感格之效矣而比者乾度告愆星文



示異迺疊見於清臺之奏謂陛下躬行之未  
至與則豐穰之應若何而致之謂陛下躬行  
之已至與則象緯之災又何爲而數見也天道  
幽遠人所難知臣竊思之意者皇天佑宋之  
心欲陛下不以積年之憂爲易忘而以目前  
之喜爲僅足其愛之深望之切爲何如耶夫宮  
庭屋漏之邃起居動作之微一念方萌天已洞  
見陛下誠能守兢業之志防慢易之私孳孳  
服行屢省毋怠則將不待善言之三而有退舍  
之感矣况今年雖告稔民食僅充然荐饑之餘

公私赤立如人久疾甫獲瘳而血氣未平筋力  
猶憊藥敗扶傷正須加意朝廷之上未可遽  
忘矜卹之念也恭聞間者內廷屢歲醮事固足  
以見陛下畏天之誠然而修德行政者本也  
檜櫓祈請者末也舉其末而遺其本恐終不足  
以格天矧今冬令已深將雪復止和氣尚鬱嘉  
應未臻此漢人所謂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  
未塞者也臣愚不佞伏望陛下體昊穹仁愛  
之意思星文變動之繇延訪近臣勤求闕失推  
行惠政以活斯民則愁歎銷於下而休證格於

上矣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惟  
陛下留神毋忽

二 是時本朝賀金國生辰使余榮至涿州  
良鄉縣以燕城方被圍使回始知金人  
有難輒  
之擾

臣竊惟今日北虜有必亡之勢三可為中國憂  
者二蓋自有天地以來夷狄盛衰不常然未有  
昌熾百年而無變者也女真盜據中原九十載  
矣自其立國唯以刑威殺戮劫制上下非有歡  
然心服之素也持此而欲久存雖秦隋不能况  
區區無道之女真乎此其必亡者一方阿骨打

粘罕之徒崛起窮海之濱茹毛飲血雲合鳥散  
用夷狄所長以馮陵諸夏故所嚮莫能當今數  
十年養之餘亡復前日堅悍之氣而達鞏小  
夷歛起而乘之于戈相尋情見力誑蓋今之女  
真即昔之亡遼而今之達鞏即鄉之女真也以  
垂亡困沮之勢既不足以當新勝之鋒而衆叛  
親離安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其  
隆時用民力如犬馬戕民命如草菅人情攜離  
亡一敢畔者積威約之素也今其潰散四出猶  
川決防不可遏止至用赦以安之瓦解土傾其

形已露豈待智者而後知哉此其必亡者三嗟  
夫堂堂中華蛇豕穴之翼翼故都未黍生之有  
志之士思欲壹洗久矣而襄者病於機會之難  
逢間者敗於權姦之輕舉顧今何幸彼自阽危  
而臣復以爲憂何也蓋傳有之自非聖人外寧  
必有內憂孟子亦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方  
陛下更化之初和議未堅邊警未撤君臣上下  
惕然有不敢康之心迨夫聘覘交馳遽已徂日  
前之安而忘前日之患萬一此虜遂亡莫或余  
毒上恬下嬉自謂無虞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  
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事會之來應之實難毫  
釐少差禍敗立至設或外夷得志邀我以夾攻  
豪傑四起奉我以爲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  
當戒張覺內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  
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爲謀尤非易事此  
臣所謂可憂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爲夷狄  
之衰迺中國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爭漢  
嘗獲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警顧反爲蕭梁之  
害何耶蓋有國者不當問敵人之盛衰惟當計  
吾政之修否當漢宣時內有股肱之良外有爪

牙之勇 朝廷紀綱本末備具邊陲備禦斥候  
精明使匈奴盛疆尚當賓服况於浸微弱之後  
乎若梁武則不然舍正道而溺異端棄人事而  
談空寂內則三蠹弄權輕作威福外則諸王忿  
鬪骨肉相圖保境靖民猶懼不足况欲乘人之  
敝以徼幸萬一之功哉繇是觀之使今日能為  
漢宣之所為則虜之存亡俱不足患抑猶未也  
多事之端方自此始臣愚竊獨憂之伏惟 陛  
下日與二三大臣深求自治之策勿以懲羨之  
故而謂讎耻可忘勿為視蔭之謀而謂幸安可  
恃修實德以格天命敷仁政以結民心獎忠實  
以作興天下之材省科歛以培養天下之力至  
於某人可將其兵可用某城當繕某器當修無  
日不計于朝而申訓之庶幾國勢日尊敵人自  
熱則乘機取勝可以制蚌鷁之危養威俟時足  
以保金湯之固矣惟 陛下毋以臣愚賤而忽  
其言

三

臣伏見 朝廷以楮幣過多折閱日甚舉積年  
之弊而一新之其為利至博也然臣竊聽道塗

之論尚慮四方郡國之間未能悉體公朝之意  
奉行頒布壹或不虔其為民患蓋亦非一臣嘗  
官于州縣每觀詔令之下本為利民而吏於其  
間並緣苛優民未拜賜而害已隨之承流宣化  
之臣有未嘗過而問者雖詔旨丁寧毋得抑配  
而抑配自如毋得搔動而搔動自若許民庶以  
越訴矣所能赴愬者幾人命監司以糾察矣果  
能舉按者何事此臣疇昔所親見者是以下情  
鬱於上達上澤壅於下流積習相沿非一日矣  
今新令之行以舊券之二而易新券之一儻郡

縣推行唯謹則實惠豈不周流然慮其間未能  
亡弊或頒降有限僅充官吏之橐而弗及齊民  
或胥吏要求祇給豪富之家而弗及下戶或創  
局亡幾惠止城邑而田里未免見遺或爭奪紛  
拏難於禁止而公私反致多事自非守宰得人  
區處有術則其為害殆不止斯怨嗟之聲所在  
必衆且神輦輦輶近在闕庭舉行之初尚多惶  
惑然隨病隨藥易於察知外而四方去天既遠  
設有弊倖何由上聞群情慤慤感動和氣非細  
故也况欲新令之行必先民信其上若使遠近

之人齋持舊券徬徨四顧無所用之棄擲燔燒  
不復愛惜豈不逆料它時之必至此乎臣愚伏  
望申放明指戒飭監司守臣一意講求多為區  
畫俾實惠及人而無換易不行之歎庶幾詔令  
之下不為空言實天下幸甚

得旨依

八月一日輪對奏劄

時以軍器  
少監班

右臣比者恭覩

御筆以太廟因雷雨之後鴟

吻損動明詔有司避殿戒膳有以見 陛下寅  
畏祗懼之心然臣博觀六經載籍之傳下及秦  
漢以來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

之警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已卯之異  
春秋猶謹書之蓋雷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  
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  
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  
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  
今自避正朝損常膳之外咸亡聞焉或者固已  
妄議 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况  
禮文所在又有可議者乎且震霆之作孟秋之  
癸丑也越旬有四日而恐懼修省之詔始頒避  
殿戒膳之舉孟秋之丁卯也甫二日羣臣祈請

之章已上夫以蹈故循常之文非甚難舉者然猶歷旬浹而後行甫信宿而遽已何其自責之約而自恕之多乎 陛下節儉之誠出於天性其在平日尚不以卑宮菲食爲難况於畏威省咎之餘少舒徐之何所不可而匆匆若是借曰禮文之末非所以格天然文之不存實於何有今也誠意弗加動皆勉強苟塞已責徒揜外觀以此動人猶且不可而况於天乎迺者孟秋之朔流星示異其占爲兵憂而上下恬然若不之聞故相距才九日而震霆之變作夫示之以星象之飛流亦云切矣而 陛下不知戒於是警之以震霆又加切焉天於我 國家欲扶持而全安之其心至憮憮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臣願 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豢安養逸爲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證日銷惟天惟 祖宗所以望 陛下者是在此臣不勝愛君勤拳之心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癸酉五月二十二日直前奏事

時爲起居舍人

臣伏觀 陛下更化之始首下明詔求直言又

詔近臣請對論事薦紳士夫如聞震霆如覩白日臣時備官太學竊語同列以爲自今言路大開將復見 祖宗盛時氣象矣而五六年來士風遜悞無以大異前日臣竊惑焉蓋嘗歷觀往昔言路壅塞之由大抵起於人主好自用大臣好自專而已自用則視天下之人皆莫已若而惡人之言自專則舉天下之事唯所欲爲而忌人之言今 陛下恭已責成未嘗有自用之失大臣虛心無我未嘗有自專之私而羣臣觀望莫敢盡言者 陛下亦嘗察其故乎蓋自權姦

擅政十有四年諛佞成風日以浸甚然其始也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之徒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正如始病之人氣血雖傷而未至甚憊也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疾已深於慶元矣又其後也盜平章軍國之名起邊陲干戈之釁非獨舉朝莫敢言雖布衣韋帶之士求一如祖泰者亦不可得是開禧之疾又深於嘉泰矣風俗至此已成膏肓救藥扶持豈易爲力誠使更化之初一時群賢皆得以



忠言自奮則精神風采猶可漸還而曾未幾旬  
遺補之官以言罷職是疾方小愈而遽以酒色  
伐之矣若是而欲起嘉泰開禧之沈痼其可得  
乎自時厥後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  
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  
方其去也 陛下皆華之以美職畀之以大藩  
視昔斥逐言者之時固大異矣然人之常情易  
媮難勉彼見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  
不容於朝未免妄疑 陛下真有諱言之意故  
寧默默以自全不肯譏譏以置禍且待從之臣

以已見求對故事也今或曠歲彌年而不一舉  
職者矣集議各貢所聞亦故事也今或閣筆相  
視而不措一詞者矣設有大利害群臣  
喑默如此豈不殆哉臣今欲為 陛下言者三  
一曰勤訪問臣自獲侍清光每見 陛下延納  
羣臣溫恭有禮然從容咨訪罕聞 玉音記注  
所書寂寥無幾豈皆不足以上承清問乎又聞  
遇兩班多從隔下既進復卻或至再三 陛下  
雖未必厭聞人言群臣或得以妄議聖德臣願  
自今昕朝賜對時出 聖訓訪以民生疾苦朝

政闕遺仍詔宥贛之臣雖有兩班皆令宣引則下情可通而上聽無壅矣二曰廣謀議臣聞古者大事謀及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比年政令之間或有更革往也過為祕密不暇參酌群言計慮固曰精詳本末豈無未究有如楮幣鹽鈔尤為民命所關而更張獨決於廟謨獻替靡聞於群下儻凡此皆若此欲事無遺策其可得哉臣願陛下以帝堯稽衆為心以漢廷雜議為法俾人得自竭則令無不臧矣三曰明黜陟昔唐憲宗以忠直用李藩以循默去鄭絪迄成中

興之烈而宰臣裴均尤能獎勵盡言拾遺獨孤郁等因遷致謝均獨貴嚴休復曰君異夫二人致也獻納者休復大慙故論者至今稱憲宗為盛君而裴均為賢相間者一二小臣以奏對剴切旋被獎拔亦足以明示好尚矣臣願推廣此意凡向以言事去國者察其用心之忠勿使久外左右近臣盡誠獻替者當如憲宗之權李藩媵阿苟容者如裴均之責嚴休復使人知忠鯁可尚而諛悅可羞則元和之盛何難致之有臣以孤生蒙陛下擢掌內命四年于茲近復叨

塵誤恩進侍螭陛有懷弗吐臣罪奚逃故於進對之初不敢毛舉細故以塞責輒冒昧極陳其愚惟 陛下垂聽取進止

二

臣既勸 陛下以容受忠言今願以忠言爲陛下獻竊惟今日關國脉盛衰繫民生休戚其惟楮幣一事乎維我 祖宗有國以來所以保天命結人心者其道非它曰不施重刑不事厚歛不行苛政不用酷吏而已 列聖相承世守弗易是以德澤深長於天無涵太平之久遠過

漢唐 陛下聖性寬仁率由祖訓更化之後偃兵息民天下蒙福不可勝計而自楮幣之更州縣奉行失當於是估籍徒流所在相踵而重刑始用矣科敷抑配遠近騷然而厚歛始及民矣告訐公行根連株逮而苛政始肆出矣假稱提之說逞朘削之私者唾掌四起而酷吏始得志矣夫是數者豈 朝廷本指哉方其弊壞旣極不得已而變通之出御府之金捐祠曹之牒展期以收換多方以優恤唯恐其病民也法行之初雖有情重估籍之文未幾又爲之令曰當估

籍者毋得專行必聞於朝以俟報可忠厚謹審之意寓於不言又若是其至也而臣觀今之州縣間務為新奇創立科調迺多出於 朝廷約束之外故有一夫坐罪而昆弟之財併遭沒入者矣有虧陌田錢而百萬之貲悉從沒入者矣謂之奉法可乎至於科富室之錢 朝廷之令所無也拘鹽商之冊 朝廷之令所無也 以產稅多寡為差令民藏券此又 朝廷之令所無也昔者 熙寧新法之行可謂嚴矣識者猶曰寬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况今 朝廷之

意本以便民而奉行者乃背戾如此謂之體國可乎雖然四方利病臣不能徧知臣聞人也所謂家產滿千錢藏券五十者閩中之新令也夫產滿千錢大約田幾百畝養生送死之費縣官征稅之輸皆取具焉非常之項又不在是安有餘貲可市券而藏楮乎况閩之為俗土瘠人貧號為甚富者視江浙不能百一故此令既行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豈便民之策耶或者徒見楮價驟增遂指以為新令之効臣竊謂不然迺者 朝廷蓋自有良畫矣曰福建上

供純許用券以一歲計之爲數幾二百萬官之  
用券既多則民之視券亦重蓋將不強之貴而  
自貴不迫之藏而自藏矣况民之輸官者錢楮  
各半是 朝廷輟見緡予州郡者亡慮百萬稱  
提之助沛然有餘尚何待它爲科配乎厥今四  
方之民病此極矣使前數端果出於 公朝之  
令 陛下與二三大臣聞其爲害至此亦必惻  
然更張不俟終日况特出於州縣旁緣之私何  
憚何疑而弗採之乎臣願 陛下渙發德音明  
勅諸道監司守臣體認 國家更幣便民之本  
意凡於詔令之外創意妄爲託名奉法實則壞  
法者悉從蠲罷其尚有嚴刑厚斂肆苛燒而恣  
貪酷者令臺諫糾察以聞重寘之罰庶幾安元  
元之生以壽 宗社之脉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

對越甲藁

奏劄

輪對劄子

二月十一日當對已草就初八日改除右史不曾上

臣伏睹陛下以郊禋慶成天地報况思與元  
元同其祉福酌議臣從厚之請九厥恩霈加隆  
於舊德澤洋溢延及群生物情熙然蓋庶幾庠  
升平氣象矣抑臣聞之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  
而泣則滿堂為之不樂四海之廣匹夫弗獲聖  
人以為已憂頃者朝廷以楮幣日輕改行新

令慮士大夫奉行之不恪於是威之以褫奪竄  
斥之刑慮民之虧減牟利於是儆之以沒入家  
貲之罰蓋亦大爲之防而欲其無犯焉耳中外  
有司苟能體認 朝廷之意擇其甚者而加懲  
焉則人孰不畏亦孰不服而臣得諸所聞廼有  
未嘗玩令而以玩令言未嘗誤國而以誤國劾  
者或因僚屬之讒而不究其實或因豪強之謗  
而輒徇其私是豈 朝廷立法之本意耶至若  
籍沒之行尤多濫及蓋有胥吏利其多貲而因  
以傾奪者矣有閭巷平時睚眦而因以中傷者

矣夫估籍之禍甚於刑誅刑誅雖酷痛止其身  
貲財一空盡室溝壑令乃不量其輕重而驟施  
之亦豈 朝廷立法之本意耶夫當德洋恩普  
之時顧未免有向隅之泣者此亦 聖朝所宜  
矜惻也臣愚伏望深詔輔臣稽參衆論凡州縣  
官有因奉行新券爲監司守臣按劾追削居住  
其倚法漁利重爲公私之蠹者自無足議其間  
咎犯稍輕及止緣材術短拙情在可矜者當此  
郊霈之餘量行牽復許之自便至於估籍一節  
雖令甲審然展轉經營縱幸獲免已亡其半謂

宜明勅監司守令自今民間有違犯約束諭告  
弗悛者止當嚴實典憲不許更籍其家亦足以  
廣 聖朝惟新之澤或者必謂如此則法禁既  
弛令愈不行臣竊以爲不然今四方郡國蓋有  
未嘗効一吏籍一民而流通無滯者亦有操切  
太甚物情愈駭而終不可禁者此在有司推行  
之工拙耳况臣所請止欲罰當其罪而開釋無  
辜非欲蕩然撤去禁防而後已也儻臣言可采  
惟 陛下留神

直前奏劄一

癸酉十月  
十一日 上

臣不佞昔在辛未之冬嘗因進對妄論北虜有  
必亡之勢三可爲中國憂者二今其強敵外攻  
大臣內畔戎酋廢殞骨肉分爭敗亡之形蓋甚  
前日臣愚竊謂此正天命離合之機國家多事  
之始可以爲憂而未敢以爲幸也夫女真腥穢  
河洛餘八十年中原遺民墮在蒿炭臣知天意  
慘然者久矣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  
方求民之莫言天厭商亂而求民之定也又曰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言夏  
商之後無足當天意者於是博求之四方也既



又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言諸侯之德無以易  
文王者故天命之爲中夏主也今天厭夷德甚  
於獨夫受之時而堂堂中原實宋舊物 陛下  
誠能進脩聖德一如文王發政施仁一如文王  
上帝監觀當必有睠焉南顧之日則雖因時埃  
釁光復土宇臣猶以爲易若夫天時雖應而入  
事未脩補直目前慮弗及遠不幸一虜滅一虜  
生甚者姦雄乘隙而奮風塵蒙霧六合震動雖  
欲燕安江沱姑全金甌之業臣猶以爲難蓋嘗  
深惟今日之執必也君臣上下皆以祈天求命

爲心然後可以安元元固社稷銷未形之變迓  
將至之休臣不揆狂愚敢條爲六事以獻惟  
陛下財擇臣聞劉向有言曰祥多者其國安異  
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臣竊  
究其指以爲不然蓋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  
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伏觀今  
歲以來咎證存至二月宜燠而飛雪亘寒其令  
如冬六月宜暑而積陰驟涼其令如秋地宜安  
靜而有震搖之變水宜潤下而有漂涌之災則  
陰陽猶失節也廼九月丁巳星隕于晝其占主

益十月戊戌流星出昴其占主吳則象緯猶告  
愆也有一于斯皆宜敬懼而况重之以震霆之  
異乎昔景祐五年雷發孟春 仁宗皇帝即下  
求言之詔允聖躬闕遺臣下阿枉與夫政教刑  
獄之失薦紳百僚咸得悉言所以通下情召和  
氣也今 陛下自視何如 仁宗冬雷之警甚  
於春孟而求言之詔未頒政令否臧何由悉見  
四方利病何由盡聞群臣邪正何由徧察雖震  
懼之言不絕于口憂勞之念日切于心臣猶以  
爲未也夫天之愛 陛下如慈父誨 陛下如

嚴師褻而弗嚴則愛有時而弛翫而弗戒則誨  
有時而倦惟 陛下考 祖宗之已行思所以  
通人情察民隱進忠直屏佞諛使善政日新至  
和自應此祈天永命之一事也昔商周君臣更  
相啓告不曰率乃祖攸行則曰監于先王成憲  
由古暨今未有作聰明改法度而天下久安者  
臣觀三代而下治體純粹莫如我 朝德澤深  
厚亦莫如我 朝蓋其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  
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  
德 聖子神孫世守一道故雖疆不如秦富不

如隋機變之巧不如齊晉材能之盛不如武宣  
然其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  
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社稷長遠賴此  
而已 陛下聖德讓冲未嘗輕改成憲臣猶竊  
慮或者患國執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  
豐而欲益以聚歛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  
如刻深有一于茲皆伐國之斧斨蠹民之螟螣  
也惟 陛下察截截之誦言守悶悶之家法舍  
一時之近效恢長世之遠圖此祈天永命之二  
事也昔管仲有云下令於流水之源者順人心

也鼂錯亦曰三王法令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夫  
二子以功利之徒刑名之學且猶知此而况不  
為二子者乎漢世用法之嚴莫如武帝然欲重  
皮幣而皮幣不可行欲禁私鑄而私鑄不為止  
豈非人心不服則法有所不足恃耶夫法令之  
必本人情猶政事之必因風俗也為政而不因  
風俗不足言善政為法而不本人情不可謂良  
法 陛下亦知近日人情之休戚乎昔有唐定  
制非叛逆不籍其家德宗欲籍實參而陸贄爭  
之憲宗欲籍楊憑而李絳爭之今閭巷細民小

有註誤輒鑿其貲而沒之官有人心者寧忍爲此往者 明詔丁寧毋得擅籍 朝廷德意未嘗不歸於厚而貪官汚吏倚法以削者猶自若也銜冤已甚之人間能奔愬省部經營展轉僅獲給還而違 詔擅籍者終未聞薄懲一二貪猾之吏何憚弗爲群情置置不自聊賴弱者至父子相隨赴井以自斃疆者至欲割刃守臣以自快民愁如此而承流宣化者動以人情安便爲言是不特欺其民且欺其君矣孰謂清明之朝而可用以非道哉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

保臣願

陛下軫不見是圖之戒思不虐無告

之言令之未便者勿憚於改爲吏之不良者勿使之佚罰收人心解天意孰大於斯此祈天求命之三事也昔趙簡子以尹鐸爲晉陽鐸請曰將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鐸往損其戶數異時智氏之難卒賴之爲安今之有司知爲保障慮者固不乏而繭絲自營者皆是也日者近甸海塘一役專樁篠至十六萬調丁夫至八千人窮瘠之民豈易堪此四方郡國科民出雖少者日亦千緡江右守臣至有陰增常

賦以自潤者久而弗已豈邦本之利哉夫安富  
卹貧三者之政也而今郡縣之官徃徃有嫉視  
富民之意多方破壞不盡不止獨不思富之與  
貧相須而濟今有餘之家窘於科歛摧於告訐  
皆高然有不自存之態於是賒貸之路窮而貧  
民益困矣古者君與民爲生故有省耕省斂之  
政今毋望其能如古也惟民自爲生官勿撓之  
足矣而遠方縣邑至有令民日用錢穀米鹽之  
數悉書而上之官者其請曆于官也有給曆錢  
其驗視于官也有繳曆錢瘠民以肥吏火率皆

此類也年方屢登變且未作脫有饑儉爲慮可  
勝計邪臣願 陛下霈然下詔申敕有司削非  
法之征徭禁不時之科率以紓民力以阜民生  
此祈天永命之四事也臣聞式敬由獄者蘇公  
所以長王國虐用五刑者苗民所以殄厥世昔  
我 藝祖皇帝承五季極亂之餘赤子遺民存  
者什一於是立奏案之法以革藩侯專戮之弊  
頒折杖之格以除獄官過用之刑至仁如天覃  
及百世 列聖因之爲法益備急故入之辜寬  
過失之誅故范祖禹謂國家以仁繼仁哀矜于

民帥用中典為百三十年太平之本 陛下天  
資寬恕同符 祖宗好生之德對越無媿而臣  
區區思所以將順者有三一曰今之理寺實名  
天獄民有不幸入其地者如赴坑穽其視官吏  
如畏鬼神非他徃狂比也間者番舶之誅株連  
頗衆幽鬱所感淫雨為雷秋官有陳繼命趣決  
有以見 陛下欽卹之心臣願自今非事體至  
重毋輕下大理設不獲已猶當限奏當之期嚴  
枝蔓之禁書曰何敬非刑何度非及惟聖明垂  
意二曰廷尉天下之平今官設屬宜常參用儒

者俾三尺之外得傳以經誼本之人情庶幾漢  
廷斷獄之意三曰酌情處斷所以重帥權非列  
城所得用便宜斬戮軍興一切之政非平世所  
可行臣觀比來浸相承倣儻或不幸有嗜殺之  
人操擅誅之柄惟意所欲民奚辜焉願亟制其  
萌以杜藩鎮之禍三者誠行則上足以承天心  
下足以拯救民命延洪國脉其在茲乎此祈天  
求命之五事也 國家待遇臣子忠恕為心故  
有罰罪之科有宥過之典夫追命居住眠古流  
放之刑其在 聖朝未嘗輕用比緣官吏翫令

間或舉行誼在懲姦本非獲已罰當其辜人自  
無詞側聞刺舉之官或乖審謹奏効來上未盡  
至公廼者 朝廷蓋嘗原貫一二矣臣願因  
詔有司博參物論若其倚法牟利贓狀灼然在  
臣何敢遽議或緣材術短拙措置乖方本無嫚  
令之心例遭曠職之罰者揆諸人情宜在可貸  
之域又郊禘之行今將暮歲湛恩沍歲草木爲  
春而士大夫名麗丹書間有未被滌滌者其間  
臯稔惡盈名墮節喪清議所棄自無足云若夫  
情有可矜法所當宥而有司因循未及舉行者  
願詔憲曹條上之而廟論審裁之非獨恢洪至  
恩亦以明布大信此祈天求命之六事也昔周  
至成王天下既極治矣而召公作誥一則曰祈  
天求命二則曰祈天求命若不能以朝夕安者  
蓋天命靡常聖賢所畏而况今乎然嘗反覆召  
誥一篇其綱目不過二事曰敬德曰小民而已  
蓋國之將興不在疆兵豐財而在君德國之將  
亡不在敵國外患而在民心此召公所以勤勤  
於戒王而臣復推演之爲 陛下告也或者以  
爲胡運衰微天所以福我也夫呼韓日逐之爭

信爲天之右漢矣高澄侯景之際獨非天之禍  
梁乎今虜之存亡大執可睹雖吾量時度力動  
以覆車自懲然失火亡後執有相及應疇一誤  
何事不生安危之機殆難預卜爲今之計獨有  
力行好事以答天心天苟相焉何鄉不濟伏惟  
陛下念王業之難安惜天時之易失日與輔相  
惟懷求圖屈已而受盡言親賢而遠不肖凡所  
以維持天命者汲汲而圖之使人心日附根本  
日彊則進可以成功退足以自守抑猶未也雖  
受渭上之朝納河湟之土憂方大耳况事變之

來有非意料所及者乎詩曰宜賢于殷駿命不  
易願陛下留神毋忽

二

臣竊惟備邊制敵有國之大事也今之邊面控  
連要害者近則兩淮荆襄遠則蜀之關外然以  
地形考之蜀居上流寔東南之首荆襄其吭而  
兩淮其左臂也比歲以來經理淮襄廟堂蓋有  
成算矣臣敢以蜀事言之夫蜀之與秦壤地相  
屬長安百二之執天下有變則豪傑之所必爭  
今虜爲逆輟所乘悉力以備燕晉而秦之地必



虛萬一靈夏伺隙而長驅盜賊乘時而竊據邠  
岐沂隴遂爲戰場虎闔于垣而主人得安枕以  
卧者亡是理也今漢中重臣與益梓瀘遂諸鎮  
人物相望足副倚毗然蓄材待用寧過於有餘  
毋失之不足臣觀 寶元 慶曆間西事旣興  
一時名臣徃徃多在邊境陝西關帥則就命韓  
琦延安關帥則就用仲淹無事機蹉跌之虞有  
威信相孚之素者蓋預蓄人財之效也今自東  
南特麾節以往者選用不爲不精以臣觀之平  
居暇日拊摩民瘼區處中事政自有餘而威名  
智畧可當一面者殆未之見臣愚謂宜倣 先  
朝西鄙故事凡蜀之名藩要郡若總饋權牧之  
官轉漕刑獄之任非精明魁壘可以折衝禦侮  
者不在茲選其罷軟弗勝任者易之儲材於閒  
暇之餘而拔用於倉猝之頃備邊制敵莫此爲  
急臣妄言有臯惟 陛下赦之

貼黃臣竊見九月丁巳流星書墮占者以爲  
覆軍流血之象分雖在晉壘實在益故臣妄  
謂蜀之邊備尤宜致謹而儲蓄人材尤邊政  
之大者伏乞 睿照臣恭聞 淳熙間有太

府丞勾昌泰者獻言蜀中制置使一員任六  
十州安危或疾病遷改自朝廷除授動經  
年歲始至一去一來之時至為利害之機願  
於從臣中常儲一二人於蜀令作安撫一旦  
制置有闕便可就除實慮患豫圖之策 孝  
宗皇帝諭輔臣曰此正在卿等留意今後欲  
除蜀帥須是選擇可備制置使用者庶幾臨  
時不至闕事大哉聖謨誠可為萬世法惟  
陛下財察

使還上殿劄子

甲戌二月一日

臣等非材蒙陛下擢將使指修聘鄰邦適當  
朔庭雲擾之秋不克以成禮歸奏然又駐淮壩  
日聆邊報或云達靼之衆已陷燕山或謂西夏  
之兵方窺秦隴或稱兵陸梁有鐵槍之號或志  
復父仇興縞素之師雖傳聞之事固有異同而  
危亡之形大抵可見臣等夙夜以思有當勤  
聖慮者敢因賜對而輒陳其愚臣聞中國有道  
夷狄雖盛不足憂內治未修夷狄雖微有足畏  
蓋昔者五胡之紛擾與單于爭立之事同而拓  
拔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亡以異然宣

帝因呼韓之朝而益疆其國劉石符姚之變晉  
迄不能以成寸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拓地千  
里而侯景內附適以兆蕭梁之變所遇略同而  
成敗以異者豈固有幸不幸哉蓋宣光之政修  
而晉梁之政失也今胡運衰微雖吾宗社之慶  
然臣等審觀事執竊以為深可慮者三亟當為  
者二何謂深可慮者三曰對境之流民僅存之  
遺孽驟興之狂虜是也臣等近抵山陽聞淮北  
之民扶携老釋結筏欲渡者日以百數雖邊臣  
謹守壇場拒卻使還然蝟集而南者其執未已  
蓋其仍歲荐饑重以師旅遺黎何辜死者什七  
苟非越境亡以偷生故其謀遂出諸此今將容  
而納之固未易處若壹切拒絕彼或萌等死之  
心設有不幸隨之以潰散之兵繼之以群行之  
盜其將何以待之此其可慮者一臣等又聞舊  
酋之子改元僭號於山東比者攻圍海州距吾  
並邊財數十舍儻其粗能自立遂成瓜裂之形  
因而撫柔尚易為力萬一外夷得志必欲滅元  
顏之宗干戈相尋為力弗敵免犇豕突迫吾邊  
垂又將何以禦之此其可慮者二昔 宣和中

女真始大耶律浸微識者豫知必貽中國之思  
蓋雖均爲戎狄然習安者易制崛起者難馴理  
固然也今女真土傾魚爛執必不支萬一遂能  
奄有其土疆封豕豺狼本非人類卻之則怨接  
之則驕重以亡虜舊臣各圖自售指嗾之計何  
所不爲設或肆谿壑之求要吾以待女真之禮  
從之則不可以立國拒之則必至於交兵宣和  
舊事可爲龜鑑此其可慮者三何謂亟當爲者  
二曰內固邊防外靖間諜是也書曰惟事事乃  
其有備有備無患傳亦有云無恃其不來恃吾  
有以待之今邊庭探報未必盡然臣等所陳亦  
似過慮然未至豫言固嘗爲虛若其已至又無  
所及况積薪欲然之執日長不已者乎而封疆  
杆圉之臣徃徃內實驚危外示閒暇其說曰吾  
將以鎮安物情也獨不知人心有所恃則雖不  
鎮而自安若其未然則雖無故而自擾與其避  
張皇之小害孰若圖倉猝之深憂夫自古立國  
東南未有不以兩淮荆襄爲根本 紹興中李  
綱建議六朝之能保守江左者以疆兵重鎮盡  
在淮襄雖曹魏之雄符石拓拔之衆卒不能一

關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都金陵其後失  
之遂以削弱今 朝廷欲為守備則當於兩淮  
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  
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  
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來歸漸  
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綱之言政今日  
所宜用也臣等聞者自揚而之楚自楚之盱眙  
經行所及凡數百里平疇沃壤極目無際重湖  
陂澤渺濶相連而田野之民又皆堅悍疆忍亡  
吳兇驕脆之氣迨久駐邊城訪問益審凡兩淮

形勢之利如在目中然後喟然嘆曰此天賜吾  
國以為大江之屏障使疆兵足食為進取之資  
也而士大夫習尚因循視其荒殘漫弗之惜田  
疇不闢溝洫不治有險要不知所以控扼有丁  
壯不知所以練習有豪傑武勇不知所以牢籠  
收拾之方一旦警急但思委而去之以長江為  
足恃是猶咽喉見搯於人而欲與之角藩璠尙  
鏑為盜所有而欲保堂奧之安亡是理也且往  
者極邊之地城壘不建戍守不增徒以區區要  
盟之故今事變一新政吾更張規模之日臣等

謂宜及今亟行經理選儒臣之有威重知兵略者二三人俾之督護諸將其培克自封選悞不立者易之沿江列屯亡慮十數萬勁騎精卒皆當移駐並邊而增募舟師以扼江面凡城池樓櫓之未固若要害之未築者就遣屯兵併力繕治使沿邊數千里脈絡相聯有貫珠之勢首尾相應有率然之形兵力旣雄民志自固然後大修墾田之政徵漢搜粟故事顯為一司以領之力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土數年之後積貯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軍法不

待糧餼皆為精兵金湯之勢成盤石之基立則退足以守進足以攻此亟當為者一也夫間諜不明最兵家之深忌今女真與遼朝相持蓋非一日戰鬪離合不知其幾而吾邊臣迄未有得其要領者至如吾林答忠之歸紇石烈執中之死並邊諸郡言人人殊即此推之它可槩見臣等比至維揚首聞虜巢摧陷之報質請戎師亦復謂然迨次修門其說又異夫敵國存立茲非細事風傳不一廼至於斯脫有緩急其將何及昔中興初韓世忠吳玠諸人捐金畧間如用砂

礫故敵人深謀秘計靡不豫知取勝之術大抵  
繇此臣等謂宜申飭主兵之臣顯任遣問之責  
事之驗否特示勸懲庶幾實事必聞而聞事必  
實此亟當為者二也臣等區區本亡竒策獨念  
將命之初違去 殿陛蒙 陛下溫顏賜諭以  
江淮之事歸日奏聞故敢罄竭愚忠期報萬一  
惟 聖明財察

直前奏事劄子

甲戌七月  
二十五日

臣不佞蒙 陛下擢司記注日侍 天光在庶  
僚中最為親近每惟報國之誼無若效忠而誠

默不言臣實有臯今將以便親求郡行去 闕

庭敢不亟陳其愚冀補萬一臣竊聞女真以達  
鞏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達鞏之  
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  
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  
一帶之水以趨汴臣恐秋風一生梁宋之郊已  
為戰場矣使達鞏遂能如劉聽石勒之盜有中  
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  
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  
而取之充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而亟

圖自立之策乎抑幸虜之未亡而姑爲自安之計乎夫用忠賢修政事在群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也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也以忍耻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文真尚存則用於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於強敵此苟安之計也 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執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爲我患 陛下以苟安爲志鄉則國執日削人心日媮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晉者孔子誦鴟鴞之詩以爲知道聞滄

浪之歌則使小子聽之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悔之形是堂上召兵而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敢僭爲 陛下陳之古者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季梁在而隋不可伐官奇存而虞不可欺今濟濟周行號爲多士然漢儒所謂骨鯁者言艾論議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旣難其 月有意見小異則已成柄鑿論議小激則日以譸張豈以 朝廷之上所少者非此耶夫平居工文墨便刀筆名儒宿望或所不能至於正



色而沮姦萌立談而斷大事不以利害爲遷就  
不以招麾爲去來則又非小有才者所能辨惟  
陛下以尊君重朝爲心合天下正人以自助毋  
間同異毋徇愛憎則鼎呂之執成金城之守固  
折衝殿難孰大於斯臣故曰用忠賢爲自立之  
本也昔勾踐之棲于會稽也飲食不致味聽樂  
不盡聲內則修令寬刑振貧弔死折節下士而  
厚禮賓客外則具車馬兵甲而與三軍共飢勞  
之殃凡可以報吳者無不爲而非可以報吳者  
不暇爲也 國家南渡駐蹕海隅何異越棲會

稽之日宗廟宮室本不應過飾禮樂文物本不  
應告備惟當養民撫士一意復讐言而秦檜乃以  
議和移奪 上心粉飾太平沮鍊士氣今日行  
某典禮明日賀某祥瑞士馬銷亡而不問干戈  
頓弊而不修士大夫拳於錢塘湖山歌舞之娛  
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歎此檜之罪所爲上通  
於天而不可贖也今豺虎闔於中原狐狸嗥於  
境上危機交急不同常時臣願削去虛文顯行  
實政百司庶府輪奐一新夫繼自今繕營不急  
之役姑輟焉可也簿書期會之事整整有緒矣

繼自今常程瑣細之務付之有司可也 陛下  
 日旰晷朝惟大政是議輔臣夙宵盡瘁惟大計  
 是圖則勺踐之功可尋而中興之烈可冀矣臣  
 故曰修政事為自立之本也昔漢有邊鄙大疑  
 必使群臣雜議李布得以中郎將而折列侯噲  
 狄山得以博士而詰御史大夫湯北匈奴來求  
 和親光武既從皇太子言卻其使矣而班彪乃  
 以不宜絕北為言是一司徒掾而敢與太子異  
 議也豈非國家大事臣子皆當盡言故耶我  
 朝熙寧中契丹來議地界時王安石當國 神

宗乃以問韓琦富弼 元祐初夏人遣使納款

時司馬光為相 哲宗乃以問大防純仁 高

宗中興內外充為倥偬然無一事不采人言

建炎四年嘗議防秋矣 紹興初元嘗議便民

弭盜矣五年則令前宰執各陳禦寇之策夫八

年則令侍從臺諫各上講和利害矣夫 祖宗

之明非不知獨運專斷為神顧以廣謀從眾為

得者凡以盡天下之心而建久長之策也今事

會之來日新未已臣願誕頒 明詔以厲徒而  
 南宴迫吾圍凡厥有位其各盡言然後博采眾

長按爲定論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命諸大  
夫各以情告無阿孤者勺踐之所以霸諸有忠  
慮於國但勤攻已之闕者諸葛亮之所以賢惟  
陛下以勺踐爲心大臣以武侯爲法則事無不  
集矣臣故曰蚤羣策爲自立之本也國之元氣  
在於人心元氣充則外邪卻人心固則外患銷  
天地常經斷斷不易 陛下亦嘗察近日人心  
之舒戚乎向者獎法新政令出加嚴雖大爲所  
禁以示民非欲峻利名而繩下而刺舉之官承  
迎過當奏劾來上類多中以深文使追禡者未

聞牽復之期貶竄者尚隔惟新之望薦紳之論  
疇不齎咨臣願明敕有司原情差次稍從釋免  
以收士大夫之心厥今州郡監司莫非材選然  
平易中和之政少而操切擊斷之意多以理財  
自詭則征利密於秋豪以行令自媒則用刑深  
於刺骨夫戎 朝立國本尚寬仁以此毒民懼  
者衆矣臣願選用循良退斥貪暴布宣德意洗  
滌瘡痍以收百姓之心君人之柄唯器與名當  
斬而予則僥倖者生心宜予而斬則勞能者厭  
望頃緣軍賞多濫一切難以微文雖懲僞所以

別真而矯枉亦虞過直今邊候孔棘正牢籠武  
勇之秋臣謂荆襄兩淮之人嘗以功績著見為  
衆所推者宜命帥守監司搜揚來上擇其尤異  
者數人不次擢用自餘悉下銓曹審其來歷句  
非妄冒者悉與隨資注擬以收豪傑之心往者  
兩淮募兵雖數萬計有如諸軍闕額自可撥隸  
分贖而議者以廩給為憂急於汰遣方其例予  
緡錢資之使去小人寡慮愉快一時費用既空  
搏手亡策強者遁藏山澤同時而為姦懦者丐  
乞道涂偷生而就盡夫急則望其效死緩則委

棄弗圖後復使人疇肯用命今宜擇其伉健收  
實戎行非惟增壯軍容濟弭姦慝亦以收忠義  
之心自丙寅之役淮民流離有司振卹失時死  
亡略盡雖展上供貸常賦而凋殘未復生聚絕  
稀比聞州縣科役頗繁田賦雖蠲撮課仍重民  
兵團結衣裝弓弩責其自備教閱資糧令其自  
齎呻吟之餘何以堪此臣願 朝廷深念保鄣  
之重多方優卹俾獲蘇醒以收邊氓之心北境  
遺黎本吾赤子日夕南望如慕慈親彼既襁負  
而來焉有可拒之理竊聞疆吏便文塞責至以

鋒鏑驅之既絕其向生之塗是激其等死之忿  
又聞秦隴之間有相率內附者自涅其面示無  
還心視昔八字之軍何異而入南不受歸北不  
可獸窮則搏執有必然臣恐欲以靖邊祗以擾  
邊將以無事適為多事也臣聞古之有國者患  
民之不附而不患民之加多孟子曰為湯武敵  
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諸侯皆  
為之敵矣今中華之民窮而歸我是女真為吾  
之鸕獺也其忍不為茂林深淵以受之耶至祐  
祖逖之事淺矣然能務修德信撫納新附故吳

人浼服晉土復歸况堂堂

鉅宋豈無能任二

子之事者誠能謹擇其人分鎮三邊務以恩信  
懷柔而使遠人欣慕民既我附土將焉歸恢拓  
之其實在於此臣願 朝廷亟加之意以收中  
原赤子之心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  
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陛下誠能  
內有以保吾國之民外有以懷鄰國之民則以  
守則固以戰則克矣臣故曰收衆心為自立之  
本也抑臣又聞有自立之本有自立之具今連  
營列戍虛籍不填老弱溷殺教閱弛廢衣廩膠

削憔悴無聊荆淮所恃者義勇民丁而團結什  
伍反成繹騷無以作其超距翹關之勇東南所  
長者舟師戰權而繪畫圖冊徒事美觀而未嘗  
習以凌波破浪之技儻非痛掃弊端一新戎政  
則緩急將無可用之兵培斂成風而士卒之怨  
弗卹忌克成習而偏裨之長莫伸或拔於奔北  
而威望不足服人或相為水火而用心莫能協  
一公朝苞苴之路絕而別通交結之塗田宅子  
女之欲盈而外竊廉潔之譽儻非博采衆言精  
加蒐擇則緩急必無可用之將昔李綱建議以

為欲保江南當聳理淮襄以為家計夫荆襄形  
勝臣固習聞而兩淮利病則尤所深悉蓋軍國  
所資莫如鹽筴而淮有鸞海之饒兵食所仰莫  
如屯田而淮有沃墾之利其齊民則天性健鬪  
每易視虜兵其蒙民則氣槩相先能鳩集壯勇  
使范蠡諸葛亮輩得而用之力本以務農教民  
以習戰雖方行天下可也其肯委之為不足守  
之地哉中興之初志在進取故不暇修營講和  
之後束於要盟又不克經理然孝宗皇帝所  
以設扞防闢空曠者未嘗不畱聖心竊惟今日

實南渡以來所未有之時政當乘機自立繼  
孝宗所欲爲之志夫高城深池勁兵重戍邊之  
大命也今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敵之糧道實  
出于茲而淮陰無尋丈之城無尺寸之兵徒以  
山陽可恃而已然山陽雖火前無淮陰之蔽後  
無寶應之援若敵以重兵遮前而奇兵斷後則  
高郵維揚之路絕而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  
通泰危而江制震矣淮西要害在渦潁之口敵  
之糧道亦自此出而濠梁安豐城則痺薄池則  
堙狹兵則單虛徒以廬和可恃而已然有安豐  
之屏扞則敵始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之渡蔽  
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藉有它徑可由而吾之  
廬和當前而濠壽斷後則彼有腹背之虞我有  
掎角之助其能長驅深入蕩無所畏乎故欲固  
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說也昔孫氏之保  
江左邾城雖小猶屯三萬人今維揚合肥兩淮  
之根本而兵數單弱不及孫氏一邾城故李綱  
嘗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  
以爲非策臣謂今日當議徙江上之屯以壯淮  
甸之勢或謂果爾如江面何夫兩淮藩籬也大

江門戶也藩籬壯則盜賊無闖門之慮兩淮固則戎馬無飲江之憂第當精閱舟師布列津要則表裏相應屹如金湯其與區區坐守江壩而使賀若弼之徒得以經營飛渡者利害何翅什伯哉雖然此不足煩 聖慮也古之爲國者必有重臣以當閫外之寄故蜀以孔明駐漢中吳以陸遜守荊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故二人者得以乘機制變而收成功今江陵建鄴雖有制閫之名而實處內地邊陲機事多不即知至於小有措置必皆聽命于 朝有請輒從尚云可也請而弗獲抑又多焉藉有異材何由展布因循誤事可爲深憂臣願於近臣中擇其更事任熟軍情威望素孚文武兼備者一人一於襄漢一於兩淮之中建立幙府財許移用官許辟置其他悉如吳蜀任二臣故事則荆淮之家計可成而 朝廷之憂顧可釋此 陛下所當亟圖而不可忽也或曰彼方紛拏我幸無事但求鎮靜焉用張皇臣竊以爲不然夫自古未嘗無夷狄惟有以待之則不敢窺未嘗無姦雄惟有以折之則不敢肆今不於斯時大有所振立萬



一更生虎狼之敵知吾易與潛啓桀心當是時  
也不知安邊金繒行人玉帛可以窒其無厭之  
欲乎夫古今之患非一而蔽蒙為甚昔范仲淹  
嘗謂時方用兵不當諱言邊事今 朝廷若以  
張皇為戒臣下希指雖有警急不敢上聞本惡  
張皇廼成蒙蔽昔雲南喪師反以捷告原其積  
漸不過如斯盛明之 朝可不鑒此臣本迂踈  
豈應妄論大事然惟臣子之誼有懷弗盡不足  
為忠是以冒昧決於一言區區愛君之心惟  
聖明財察

貼黃臣竊惟汴都者我

祖宗開其建國立

郊社宗廟正南面朝群臣而八蠻六狄奉琛

臣妾之地也今垂亡腥臊之虜廼得竊而居

之伏惟 陛下赫然發憤思 列聖所以得

之守之之繇考 宣和 靖康所以失之之

故臣竊謂其得之守之也莫不由於用君子

其失之也莫不由於用小人臣願深惟不泰

之象致察於君子小人消長之間則王業之

隆有日矣臣竊惟虜旣以移巢來告索弊之

報必將踵來其在 朝廷尤宜審處以臣愚

慮苟能顯行止絕以其化貨幣頒犒諸軍繕修  
戎備于以激士心而禡敵氣此上策也命疆  
吏移文與議削比年增添之數还隆興裁減  
之舊此中策也彼求我與一切如初非特下  
策幾無策矣蓋今遠夷羣盜交馳中土安知  
無善謀者規吾舉措必將曰女貞彼之深仇  
亡在旦暮且奉之唯謹它日乘戰勝之威為  
虛辭以恐動將何求而弗獲耶此召侮之端  
致寇之本也惟陛下超然遠覽而銷患於  
未形宗社幸甚

是日讀至此段口奏云虜人既有遷都之報旦夕必須來

索幣臣竊以為不可與上曰不當與音頗厲異於常時未幾對境果後文來索承相史其奏云從臣劉和季珪皆有文字謂不當予幣取自聖裁上曰資德秀亦曾說來時十一月也去德秀直前之日稍久而聖心猶簡記如此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

對越甲藁

奏劄

直前奏劄

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  
乎爲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  
心純乎爲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  
同故所以導其君者亦異夫爲人君者受諫則  
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  
以爲欺故爲君子者唯恐其君之不受諫爲小

人者唯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  
爲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弗容公道行則私  
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於此昔唐憲宗嘗謂  
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事不實皆陷謗訕欲  
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儉人以  
此營誤上心因極陳其說以明人臣進諫之難  
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憲宗唐之英主也  
儉人之言一入幾至於黜諫臣蓋朋黨謗訕皆  
人主之所深惡因其所惡而激怒之雖憲宗之  
明不能無惑非絳深知小人情狀而極辨之則

皇甫鏘李逢吉之徒豈必末年而後用事嗚呼  
人主爲杜稷計其可不致察乎此我臣嘗歷考  
前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不曰立異則  
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而其甚者則曰朋  
黨也謗訕也蓋爲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爲心政  
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  
論事必合人情既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  
近乎好名矣好直鄰於賣直救過類於歸過乃  
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黨蓋言無隱則可謂  
之謗訕凡此數端皆迷誤君心之醜毒窒絕言

路之榛荆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爲所惑仰  
淮本朝聖哲相承招徠謹言如恐弗及方其盛  
時天下之士仇然獻議固有踈狂謬戾不切事  
體沽激矯亢不本忠誠者亦皆優容不以爲辜  
其間小人不便或進巧說若 景祐中范仲淹  
既坐言事絀議者因請赦榜朝堂有曰儉邪罔  
上者有辟挾私立黨者必懲自謂足以梗言路  
矣而 仁宗尋即悔悞誕降明詔數求直言召  
還仲淹竟至大用而 慶曆之治以成 哲廟  
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當時有不欲者豫

設六事以排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  
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 朝  
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  
取虛譽若是者必罰無赦光復上疏爭之以爲  
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  
矣哲宗 宣仁亟俞其請而四方言利病者始  
獲上聞 元祐之治實基乎此向使 二宗納  
姦言而不悟遠正論而不容則小人之計行君  
子之道喪豐功大業安能傳示永久爲 本朝  
極盛之日乎若乃指公論爲流俗者王安石之

私心分上書爲邪等者蔡京之姦計斥忠賢爲  
僞黨者韓侂胄之夜謀覆轍甚明厥鑒非遠臣  
愚伏望 陛下恢洪聖度以徠天下之忠言昭  
晰聖鑒以察群臣之心術凡在廷之士有勸  
陛下以親近端良不諱已過者必君子也不惟  
聽受之又當獎擢之有勸 陛下以疑忌人言  
惡聞闕失者必小人也 不惟拒絕之又當擯斥  
之使鳴鳳之瑞日聞而妖狐之音頓息若是而  
治功不隆天休不格者非所聞也 惟 陛下留  
神反復愚臣之言

除江東漕十一月二十二日朝辭奏事劄

子一

臣愚不肖蒙 恩備使一路遂將遠違穆穆之  
光竊伏惟念人臣之義雖在窮約猶不忘君况  
嘗以載筆之史久直禁廬今雖將指有行而憂  
國念君之忠其敢以旣去遂已謹復深惟當世  
之故而願獻其區區惟 陛下幸察其一曰宗  
社之耻不可忘臣嘗觀古之人主於仇讎怨敵  
之國有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有勢雖不敵而  
不事之者有勢可以勝而遠報之者有勢可以

報而反助之者昔太王之於狄也事之以皮幣  
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凡其所欲悉以畀之  
蓋是時狄強而周弱畏天保國其道當然故孟  
子曰唯智者爲能以小事大然狄之於周特一  
時之怨非百世之讎含垢包荒義未爲失此所  
謂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也西晉懷愍二帝俱  
沒於劉聰元帝間關南渡立國日淺外寇方熾  
內難復興故終其身未皇北討然一介行李未  
嘗聘虜廷成帝時石勒來修好詔焚其幣此所  
謂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也勾踐會稽之辱舉

國以臣妾於吳而能苦身焦思折節下士與百  
姓共其勞人事旣修天應亦至吳之稻蟹不遺  
種矣而夫差方觀兵中土與晉會于黃池勾踐  
得以乘閒舉兵遂墟其國此所謂勢可以勝而  
遂報之者也晉孝武時苻堅聚百萬之師志吞  
吳會賴謝玄等大破之淮淝堅旣狼狽西歸其  
子丕復與慕容垂相持于鄴使晉之君臣有志  
經略乘機席卷殆不甚難而謝玄方且從丕之  
請遣兵以救其窮餽米以濟其饑舍苻氏之深  
讎與慕容而爲敵未幾劉牢之等爲垂所敗秦

既不祀晉亦以衰此所謂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也臣竊惟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讎高宗 孝宗值其方疆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勺踐之事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旱蝗頻年赤地千里甚於夫差之時韃靼群盜四面交攻無異符秦之季天其或者付 陛下以有為之會乎臣嘗熟思待敵之策其別有三練兵選將直擣虜巢若勺踐龍吳之師此上策也按兵堅壘內固吾圉止使留幣外絕虜交若晉民之不與敵和而鑒其宴安江沱之失此中策也

也以救災卹鄰之常禮施之於茹肝涉血之深仇若謝玄之助符丕此下策也用上策則大義明混一之機也用中策則大計立安強之兆也用下策則大勢去阡危之漸也臣不知今日之廟謨其將安出乎顧更化以來生聚教訓未有勺踐十年之功固未可遽圖一戰之勝於傳有之攻不足者守有餘夫以堂堂大邦方地萬里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若乃輕信邊臣迎合之言



援醜孽於將亡置世讎而不念非惟忠臣義士  
沮氣解體而夷狄盜賊亦將有輕中國心萬一  
貽書誚侮我將何詞以應之夫重於絕虜者畏  
召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  
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故臣願 陛  
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元之失策則王業興隆  
可冀矣其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今之論鞬韉  
者類曰猖獗小夷非有囊括并吞之志其論山  
東之盜者亦曰蕞爾姦孽不過鼠竊狗偷之謀  
抑不思劉石苻姚之興大抵皆出荒裔全齊十

二之險昔人用之嘗以霸強况今中原士民張  
張無主使盜亦有道則衆將從之苟得志而鄰  
於吾莫大之憂也廼者偽使之來輕舟浮海不  
十日而抵邊城舍舟登岸人無知者安知不以  
是覘吾之虛實乎臣願 朝廷毋輕二賊日夜  
講求攻守之策以遂杜窺覷之心自治之方無  
急於此其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今之議者大  
抵以虜存亡爲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  
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重以邊臣喜爲迎  
合或曰鞬韉許和矣或曰群盜聽命矣或曰穹

廬還燕有日矣誠使虜命少延吾得以因時修  
備豈非至願政恐奔竄敗亡之餘勢必不久皇  
皇 鉅宋初非小弱顧乃藉彼以爲安是猶以  
朽壤爲垣而望其能禦盜賊也臣願 陛下勵  
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毋以虜  
亡爲畏則大執舉矣其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  
臣聞天難諶命靡常者伊尹所以訓太甲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者召公所以戒成王聖賢  
言天不過如此未聞曰其星躔某舍則其業昌  
某神居某地則其福應也自嘉定更化以來兵

偃歲豐民稍蘇息此誠聖德格天之效而溺於  
數術者猥曰五福太一實臨吳分審如其言則  
治亂興衰皆有天數無關君德豈不悖哉今邊  
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爲諛  
悅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漢之肇造以寬仁得  
民而不在五星之聚晉之郤敵以將相有人而  
不在歲星之臨吳矧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  
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 陛  
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  
格天休宗社之慶也其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

臣聞公論國 元氣也元氣瘡萬不可以爲人  
公論煙鬱不可以爲國 祖宗盛時用人立政  
一揆之衆論而行之以至公故人心說服天下  
順治 熙寧之世以新法爲不可行者公論也  
王安石違而拂之終以悞國 紹興之際以和  
議爲不可恃者公論也秦檜讎而嫉之遺患至  
今夫朝廷之舉措是而衆亦是之者治世也朝  
廷之舉措非而衆亦非之者亦治世也朝廷舉  
措自以爲是而衆莫敢議其非此子思所以憂  
衛之君臣也往者侂冑弄權以威罰箝天下之

口浸淫既久附和成風北伐一事中外共知其  
非而莫敢言其效蓋可睹矣使侂冑能虚心平  
聽不以先入爲主而惟公論是從則國無佳兵  
之禍已無僂辱之殃豈不美哉間者使命之出  
外議譁然從臣爭之館學爭之庠序之士又爭  
之或者未必不以爲紛紛多事臣獨曰此十數  
年來所無之氣象聖君賢相優容涵養致此盛  
事豈易得哉夫天下之大本同一家入主者父  
也大臣者宗子也大夫士者家之衆子弟也至  
於庶人之賤亦家之陪隸也父兄有過子弟爭

之子弟有過陪隸言之蓋一家之事休戚實同  
凡其第第相規政欲共成門戶之美耳君臣之  
義何以異此而自昔惡聞正論者徃徃加以歸  
過賣直之名夫欲使士大夫畏避此名務為緘  
默直易易耳不知臣子至情本為國計何負於  
君父而顧嫉之耶深惟今日實公論伸屈之機  
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  
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今而愈伸若以言  
者為沮事為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  
則公論自今而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  
之所繇分故臣於奏篇之終反復極言忘其重  
煩 天聽之臯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惟  
陛下亮臣愚忠取進止

二

臣恭聞 太平興國中嘗詔諸道轉運司察訪  
部下官吏凡罷軟不勝任及黷于貨賄者俾條  
上其事狀其清白自守幹局不苛者亦許其明  
揚臣仰見 祖宗盛時選用監司付以事權者  
蓋欲其公於刺舉使貪懦者無所容而廉能者  
有以勸責任之意蓋不輕也自嘉泰開禧以來

公道不行請囑日盛郡縣之官有罪狀彰灼為  
監司者甫欲案劾已求要路之援以自脫甚者  
得以施其反噬之計於是刺之權有所不行矣  
歲舉之員徃徃奪於權貴之命孤寒無援者雖  
盡心職業不免陸沉之歎膏梁庸駮苟有所挾  
則若執券以取償焉於是舉之權又有所不行  
矣是以州縣之間賢否不分民受其病今 陛  
下更新大化公道昭明浸還 乾道 淳熙之  
舊矣獨薦紳間親故請託之弊未能盡革臣愚  
欲望 聖慈戒諭中外士大夫相與維持公道  
使將指承命者得以展澄清之志而賢不肖有  
所甄別其於治道豈小補哉

召除禮侍上殿奏劄一

乙酉六月  
十二日

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焉三綱五常是也夫  
自高卑奠位而大分已明帝降之衷而善性均  
有然維持而主張之際君師是賴故聖人者作  
躬行此道以標的乎天下君臣之綱正於上而  
天下皆知有敬父子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  
有親夫婦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別三者  
正而昆弟朋友之倫亦莫不正凡使生人之類

各有寧宇不相鬪暴賊殺者此唐虞三代數聖  
人之功所以與天地同其大也夫所謂五常者  
亦豈出乎三綱之外哉父子之恩即所謂仁君  
臣之敬即所謂義夫婦之別即所謂禮智者知  
此而已信者守此而已未有三綱正而五常或  
虧亦未有三綱廢而五常獨存者嗚呼是理也  
其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歟人而  
無此則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則中夏而裔  
夷矣臣嘗讀詩至六月之序曰小雅盡廢則四  
夷交侵而中國微夫小雅之詩財二十餘篇而  
綱常之義略備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者賴此而  
已而至於盡廢焉是自爲夷也四夷交侵之禍  
安得不以其類至乎又嘗攷觀古昔有當衰微  
削弱之世而綱常未至泯絕猶足以僅存者亦  
有治安疆盛之世綱常隨弛卒至於大壞而不  
可棟者周自東遷日以卑矣然威文出力以獎  
王室則猶有君臣也諸侯會盟以定世子則猶  
有長幼也故能擁持虛器尚數百年晉氏之興  
奄有吳蜀再傳而至惠帝可謂極盛矣而陽德  
不剛陰慝內熾讒巧交煽國本遽搖諸王跋扈

主威遂奪三綱盡廢而劉石之變興唐至明皇亦太平極治之日而宮闈怙寵黷亂天常姦諛肆欺潛竊國命兇邪造孽戕伐本支三綱盡廢而羯胡之難作即晉唐之事以驗序詩者之言千載相望若合符契有天下者奈何其不監哉惟我祖宗繼天立極其於事親教子之法正家睦族之道尊主御臣之方大抵根本仁義故先朝名臣或以爲家法最善或以爲大綱甚正或以爲三代而下皆未之有荷歟休哉聖子神孫所當兢上保持而勿墜也恭惟陛下天

啓敷明肇膺大寶此正端本澄源之時臣來自遠方竊聞朝野之論以謂陛下有承順太母之孝有憂憫元元之仁苟推是心何往非善獨不幸處天倫之變有未盡其道者雖隸華之愛方篤而布粟之謹遽興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夫一政之行一令之出苟乖於理害且隨之綱常大端是謂人極人極不立國將奈何且民無嘗情惟上所導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遜一國興遜蓋情雖無常而性則本善倡之則應作

之則興故慈孝隆於上則下有忠順之風愛敬  
虧於上則下有陵犯之俗影響相從至為可畏  
伏惟 陛下深懲往悔而思所以補過者焉夫  
天子之孝與臣庶不同 陛下欲報 先皇之  
大德則繼志述事所當先衰麻之數哭踊之節  
其次也欲報慈闈之至恩則先意承志者不可  
後滯滯之奉跪拜之恭其末也兢兢朝夕惟實  
德是克惟大政是習使朝廷以治而宗社以安  
則子道修矣誦二南正始之詩而思異時之擇  
配者不可不謹玩大易正家之義而思平居之

反身者不可不嚴近而九族必有以廣親睦之  
仁內而六官必有以示肅雍之化則家道正矣  
委任臣工者人君之大體躬親聽斷者人君之  
大權二義並行初不相悖必使政令出於公朝  
而絕多門之私威柄歸於王室而無倒持之失  
則君道立矣子道修者仁之本家道正者禮之  
源而君道之立則又天下大義所由定 陛下  
儻能明此三者而行之一本於誠則不求感人  
而人自孚不求正俗而俗自化姦雄不得為辭  
以動衆夷狄不得伺隙以生心治安長久之計



無越諸此臣以迂踈設蒙召擢實在春官實掌  
邦禮深惟治亂安危之本豈在玉帛鐘鼓之間  
故於進對之初首以大經大法為 陛下告狂  
愚無取惟 聖明擇焉取進止

貼黃臣所謂處天倫之變未盡其道者蓋以  
大舜之事望 陛下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為  
事舜為天子則封之孟子推明其指曰仁人  
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  
矣夫以象之不道而舜親愛之心曾不為之  
少衰此其所以為人倫之至也然象雖封庠

而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之而納其  
貢稅不得以暴其民此又仁之至義之盡可  
以為萬世法也况齊王之於 陛下其屬為  
兄而雪川之變迫於群兇非出本志前有避  
匿之迹後與討捕之謀情狀灼然本末可考  
陛下儻能以舜愛象之心而全之又以舜封  
象之法而處之使有富貴之娛而無尺寸之  
柄則 陛下之所為即舜之所為矣綱常獲  
全聖德無玷書之史冊揚休何窮臣竊惜  
陛下之不思出此也今事無所及矣故臣輒

進補過之說冀 陛下力行衆善以捨前非  
庶幾異時不失爲我宋盛德之主此愚臣之  
願亦天下之願也臣又竊觀 雍熙秦邸之  
事方其有罪不免降遷及其薨亡不廢恩卹  
故有追封之典賜諡之典下至諸子俱蒙遷  
擢當時宰臣稱頌 太宗皇帝之德以爲睦  
族推慈舍罪卹孤足以感動天地今濟王之  
亡也自輟朝卜葬之外未之聞焉意者群臣  
未有以 太宗之事告 陛下者臣不避誅  
戮敢冒昧言之伏願 明詔有司考求 雍  
熙故實斟酌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然興  
滅繼絕之仁在 陛下爲之何不可者扶綱  
常於幾墜全恩義於已虧天地神人之心亦  
將有以亮 陛下矣臣區區獻言非爲親王  
計益爲 陛下計也丹衷皦然可質天日惟  
聖明賜察

二

臣竊惟今日求治之要莫難於得天心亦莫難  
於收人心然天人非二致也得人斯得天矣在  
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

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當 元祐初  
二聖臨朝聽政四夷稽首請命西羌夏人降附  
相尋而黃河北流有復禹舊迹之勢天下曉然  
知上意與天合蘇軾推明其故以為此 二聖  
躬信順以先天下之功也夫無一事不當於天  
心乃可言順無一事不孚於人心乃可言信今  
陛下躬親庶政內稟慈謨以時攻之甚似 元  
祐而求之於天則震電雨雪繼見於冬春星文  
變異存形於彌日求之於人則忠義之旅反側  
未安朝野之民咨歎未息意者 朝廷之舉措

所以信服乎人心者有未至歟人心之未信此  
天心之所以未順也夫是是非非之理本諸天  
道而著在人心不以古今而存亡不以智愚而  
增損上之所為一與理悖則雖加刑僇而不服然則  
上之所為一與理悖則雖加刑僇而不服然則  
今日人心之未信者果安在耶成王之命君陳  
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孔子  
答哀公之問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  
直則民不服蓋立政用人未有不參稽公議而  
能厭服天下者 祖宗盛時凡有大政必采群

言 太平興國中秦邸之事作太子太師王溥  
等議于朝堂者七十有四入然後有詔裁決以  
大事之不可輕也廼者雲川之變眎昔畧同而  
未聞有參聽于槐棘之下者此人情之所共惑  
也 康定 慶曆間簡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  
流宰臣呂夷簡至忘讎薦進以重任之不可輕  
也往者淮蜀二閩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今  
其效亦可觀矣而除目游放僉論之不同猶昔  
也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其在公朝何惜不與  
衆共以求至當之歸乎且廟堂之上所以廢僉  
諧而任獨見者不過惡聞異論而已抑不思事  
未行而有異論吾猶得以參酌可否而惟是之  
從事既行而有異論則國體已傷而救無所及  
朝廷施爲動關理亂嘗試之誤豈容數耶臣願  
自今國有大議 陛下虚心於上使群臣各得  
盡言於下大臣至公無我而詳擇其中至於簡  
拔材能以任重任亦必以公論爲主此今日收  
人心之一事也賈誼有言慶賞以勸善刑罰以  
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於  
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今之賞罰其未能

允愜衆志者毋乃有未適其平者乎夫難平者  
事也惟任理無情而付輕重於物然後施置得  
所而人莫得而議焉今有功同而賞異者問之  
則其厚者必某人之所主也其薄者必孤寒而  
無援者也又有罪同而罰異者問之則其輕者  
必某人所主也其重者必疎逖而寡與者也  
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  
之無心而可使一毫私意介其間乎諸葛亮偏  
方之佐爾而其言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  
重故當時之臣有爲其廢絀者不惟無怨而且

思焉况堂堂天朝誠能以至公之心行至平之  
政則予奪所加誰敢不服惟陛下常存此心  
而摠綱於上大臣常守此道而持衡於下賞一  
人必使凡爲善者勸罰一人則使凡爲惡者懲  
此今日收人心之二事也夫官之失德以寵賂  
之章其在昔人以為至戒當乾道淳熙間有  
位于朝者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于外者以苞  
苴入都爲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恠陸贄有言  
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  
不已必及金璧由今觀之豈止是哉新巧相夸

而無窮誅求橫出而罔極於是軍民之膏血竭  
盡而亡餘矣怨讟繁興日以滋甚然貴臣邇列  
非必有利之之心徃徃藉其名以事侵刻者大  
抵皆是利歸私室怨萃公朝抑何便而莫之止  
也今誠欲息天下之議惟在 朝廷曉然示人  
以屏絕之意甚者反其物而舉其人則心迹暴  
白而假託以自私者不得肆矣正已示儀之方  
孰先於此仍願斷自 聖心誕降明詔以儆中  
外俾皆條除貪暴砥厲廉隅惠綏兵民銷弭怨  
疾此今日收人心之三事也 朝廷之規摹欲

其廣大不欲其褊狹治世之氣象欲其寬裕而  
不欲其迫蹙商民之胥動浮言若可忿疾而盤  
庚方且登進在庭丁寧開曉藹然如家人父子  
之親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亦曰小人怨汝詈  
汝則皇自敬德又曰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  
是叢于厥身夫以怨詈殺人周公之所畏也獨  
柰何其輕犯哉曩者以訛言之籍籍於是有譏  
呵之令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僂焉  
而人愈駭矣傳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  
以防怨自譏呵之令行都城之民握手相戒有

道路以目之風此何等氣象而見於 聖明嗣服之初乎夫峻刑而重罰本欲以一衆心而不  
知人情之疑懼則其心之不一正自此始不惟  
是也 朝廷布群材於列位夫固賴其言以相  
正也而選儒成風精銳銷奕朝有闕政則拱嘿  
弗言而私嘆于家朝有過舉則進焉道導諛而退  
竊非議尊君親上人情所同本心昏迷何至於  
是亦由誘導未至而猜阻先形人思苟容誰敢  
自竭且自 孝宗以來臨御未幾即下求言之  
詔訪問所逮下至芻蕘今詔旨之頒旣徐徐數

月之後而僅止官吏罔及士民方明目達聰之  
初遽示人以弗廣何以昌士氣何以達下情是  
宜播告雖修而人以虛文視之也今誠欲慰天  
下之望惟當開廣規摹昭示德意解煩苛之網  
闢寬裕之塗而又式循舊典載播綸音韋布之  
微咸許論事庶幾憂虞者得以自安忠直者得  
以自奮此今日收人心之四事也古今天下最  
易失者莫如人心而最易感者亦莫如人心轉  
移之機殆類反掌今中外恟疑遠近咨怨非大  
有以慰安之臣恐携離日甚一或騷動將有不

可收拾之憂此羣臣之所共知顧恐度所惡聞  
未有以實告于上者爾然臣區區豈欲朝廷  
專尚姑息苟為噓濡以悅之哉惟公惟平惟正  
惟大一循天下之理而不雜以一己之私易之  
所謂信順者如是而已惟陛下與二三大臣  
深體而力行之則天人之助將有不求而自應  
者元祐之治豈難致哉意切言狂伏俟威譴

二

臣聞敵國外患自昔有之根本安強形勢鞏固  
則敵雖盛而不足憂根本單虛形勢削弱則敵

雖微而有足懼臣觀今日近有金虜遠有  
狡焉窺覲意在叵測而淮堦之變尤駭聽聞群  
情方搖未易底定蓋嘗深思熟計竊以為聚正  
人端士於朝廷使之盡言補過者此內固根  
本之方也布賢牧良將於方維使之養民訓兵  
者此外固根本之要也根本強則形勢張矣古  
之有國者以人材為輕重故一干木足以藩魏  
一季梁足以安隋厥效甚明不可誣已今朝  
廷之上紳縉濟濟夫豈乏人然敏銳之士多於  
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慷慨敢言者少故正



論罕聞廢退自重者少故士風弗競 陛下嗣  
服之初嘗以耆艾而褻傅伯成揚簡矣以儒學  
而褻柴中行矣近復以恬退而用趙蕃劉宰矣  
海內聞風孰不歛嘆然前乎三臣雖加異數而  
聘召未聞是有優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至  
於直亮敢言有如陳宓徐僑者非特召擢未加  
雖褻寵且莫之及此議者所謂弗滿也 陛下  
誠欲收用賢之效臣願處伯成簡於內祠置中  
行於經幄若宓若僑擢之言論之地且益求其  
類而招徠之使華髮舊德之良清名峻節之彥

我冠委珮畢萃於朝廷 陛下開心見誠俾之  
條陳闕失大臣虛懷無我與之商榷事宜毋縻  
以好爵而言論不從毋隆以虛文而情意弗浹  
則賢者之所有皆爲朝廷有矣如是而內之根  
本弗強非所慮也趙簡子將保晉陽必先有以  
寬其民之力李牧將攻匈奴必先有以養其兵  
之銳今四方長人之官撫字不聞而叨憤日甚  
萬金之產或一朝而白奪累世所積或微罪而  
沒官夏秋之賦輸納至于再三關市之征苛細  
及於毫末鞭笞雜下而燕笑自如膏血已殫而

溪壑未滿以此買官職以此廣田廬於是乎民  
貧至骨矣諸道揔戎之帥訓肄不動而培克是  
務自備裨以至士卒其家貲稍厚者必使之治  
貨財非負之也蓋幸其負課而掩有也其廩給  
稍豐者必以之供役使非親之也蓋利其捐金  
而求免也軍中相語以酒壚藥局爲籍貲產之  
娣媒謂當其事者必不能自免也回易左廊爲  
陷子孫之坑穽謂其身雖死而監督至於無窮  
也主帥剝備裨偏裨剝隊伍有日給千錢而不  
足衾絮者有月稟數斛而不飽糟糠者以此飾  
苞苴以此買歌舞於是乎兵貧至骨矣嗚呼兵  
民俱病一至此極此何時而莫之拯耶臣願  
陛下明詔輔臣一新黜陟用廉仁之守而去貪  
殘任賢能之將而斥異橫使之視民如子卹軍  
如家崇飲冰食檠之風均挾纊投醪之惠俾人  
有生意而士有奮心如此而外之根本弗強非  
所患也漢人有言本強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  
殆致凶爲邪謀所陵臣觀方今之執可謂弱矣  
司馬光嘗謂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  
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邇日之事何以

異此不亟圖之則紀綱日以陵夷風采日以銷  
鑠駸駸焉將有不可復振者此臣所以痛心疾  
首思有以爲 陛下告也今區區所陳實轉弱  
爲強之本惟 朝廷不以爲迂而采用之則其  
效有可以歲月期者詩曰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臣不勝惓惓

得聖語申省狀

證會某今月十二日上 殿奏事未出劄子先  
秉笏叙謝蒙 恩召除得面 清光蒙 宣諭  
曰父聞卿名下有二語偶不記憶讀至第一劄

貼黃口奏自古聖人無不盡倫而舜獨爲人倫  
之至者緣其他帝王皆處人倫之常獨舜處人  
倫之變故也處人倫之常者易處人倫之變者  
難 宣諭曰何謂人倫之常某奏父慈子孝兄  
友弟恭此人倫之常也子孝而父不慈兄友而  
弟或不恭此人倫之變也人孰無父母而舜則  
父頑母嚚人孰無兄弟舜之弟象則傲人孰無  
夫婦舜則以匹夫娶天子之女此皆人所難處  
者而舜能處之各盡其道所以爲人倫之至  
宣諭曰烝烝乂不格姦某奏此乃舜以至誠篤

孝感動之效也如象至為不道然舜親愛之心  
不為少衰惜 陛下之處濟王不如舜之處象  
蓋舜不以象欲殺已為怨而封之有庠既不失  
友愛之恩又使吏治其國納其貢稅象不得一  
有所為雖有胥民之心而無所施所謂仁之至  
義之盡也若 陛下所以處濟王者亦如此豈  
不盡善盡美 聖上正色宣諭 朝廷之待濟  
王亦可謂至矣其奏 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  
所不至天下之人莫不知之但右謂此事處置  
得盡善臣實未敢仰承 聖訓 陛下不必看

其他只看舜之處象者如彼 陛下之處濟王  
者如此其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所為當以二  
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八君舉動不皆合理難  
以為法 陛下所以待魏王者既有規於舜終  
是欠闕處蒙 宣諭曰亦是一時倉猝某又奏  
此乃既往之咎臣本不當言所以言者只欲  
陛下知得此是一大欠闕處自此益進聖學益  
修聖德凡處人倫之際曲盡其至庶可揜蓋前  
失異時為有 宋盛德之君此臣區區之心也  
且如漢文帝亦不幸有淮南王之事只緣文帝

所為可稱處多淮南王之死又不出其本意所以不失為漢之賢主然不免有此一玷不如無之為愈今陛下處此一事既有規於舜自今處他事當益加勉勵必無媿於舜可也古之聖人亦不能無過但能補過則其過也如日月之食其更也如日月之復不害其為聖人玉色微有喜意讀至第二劄其奏曰人心之所在即天心之所在宣諭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即此意也讀至第三劄陛下誠欲收用賢之效臣願處伯成簡於內祠置中行於經幄其奏朝廷之上不可無華髮稚德之臣不獨人主賴老成之益朝列新進之士亦得有所矜式又奏陛下方留心典學若召伯成簡中行三人置在朝廷特賜顧問所益必多如臣晚學恐不足仰禪聖德宣諭曰賢者在朝所益非淺又奏伯成簡皆年逾八十人謂雖召之必不來臣謂陛下若至誠招徠之豈有不至之理縱使不來必能因囊封以忠言上達其益亦自不少宣諭二人何處居其奏揚簡四明人傅伯成泉南人讀至四方長人之官撫字不

聞叨憤日甚一段 宣諭曰監司郡守如何無一廢者其奏豈可謂全無人但廢者少而貪者多愛民者少而害民者多耳又 宣諭曰然則何以革之某奏若 朝廷於用舍黜陟之間示人以意廉者用而貪者黜愛民者用而害民者黜使士大夫知所勸懲則此習何患不革又宣諭卿曾見有何廢吏某奏臣自湖南來所過州郡但見知袁州趙鼓天一介不取真廢吏也又奏將帥掎克軍士因依 宣諭曰直恁地又曰軍心充不可失讀三劄畢蒙 玉音溫然賜

諭卿所陳三劄皆忠讜之論當即為施行某奏謝再拜訖退

論初政四事

乙酉七月為禮侍日上

臣竊聞 陛下廼者涓選剛辰移御清燕非特恬養神明之觀抑且稍正官寢之儀臣子之心不勝慰幸然區區之愚有欲獻於 陛下者不敢自嘿恭惟 高宗皇帝受命中興再造區夏六飛南渡駐蹕錢塘其與前世之君筭路監纒以啓山林披攘荆棘以立朝廷者殆無以異其艱其勤可謂至矣 孝宗皇帝嗣守丕緒志清

中原二十八年之間蒐攬賢材屬精聽斷未嘗  
一日少懈用能保固大業垂萬世無疆之休今  
陛下所御之宮庭即 二祖儲神閒燕之地也  
仰瞻楹榻俯視軒墀當若 二祖實臨其上念  
昔者初守之惟艱思今日繼承之匪易則兢業  
祇懼其容少忽乎漢文帝有言朕奉先帝宮室  
常恐羞之惟其以是存心故能終身為恭儉之  
主兩漢之賢君莫先焉此臣之所欲獻者一  
陛下前所居處密邇東朝唯思曲盡人子之恭  
其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閣暨乘輿服用之需  
願指使令之便必將浸備於昔臣知聖性恬淡  
固非外物可移然以一心而受衆攻非卓然剛  
明弗惑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然則將何道以  
處之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  
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理義之與物欲相  
為消長者也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  
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  
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諂邪  
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  
明如水之清理義常為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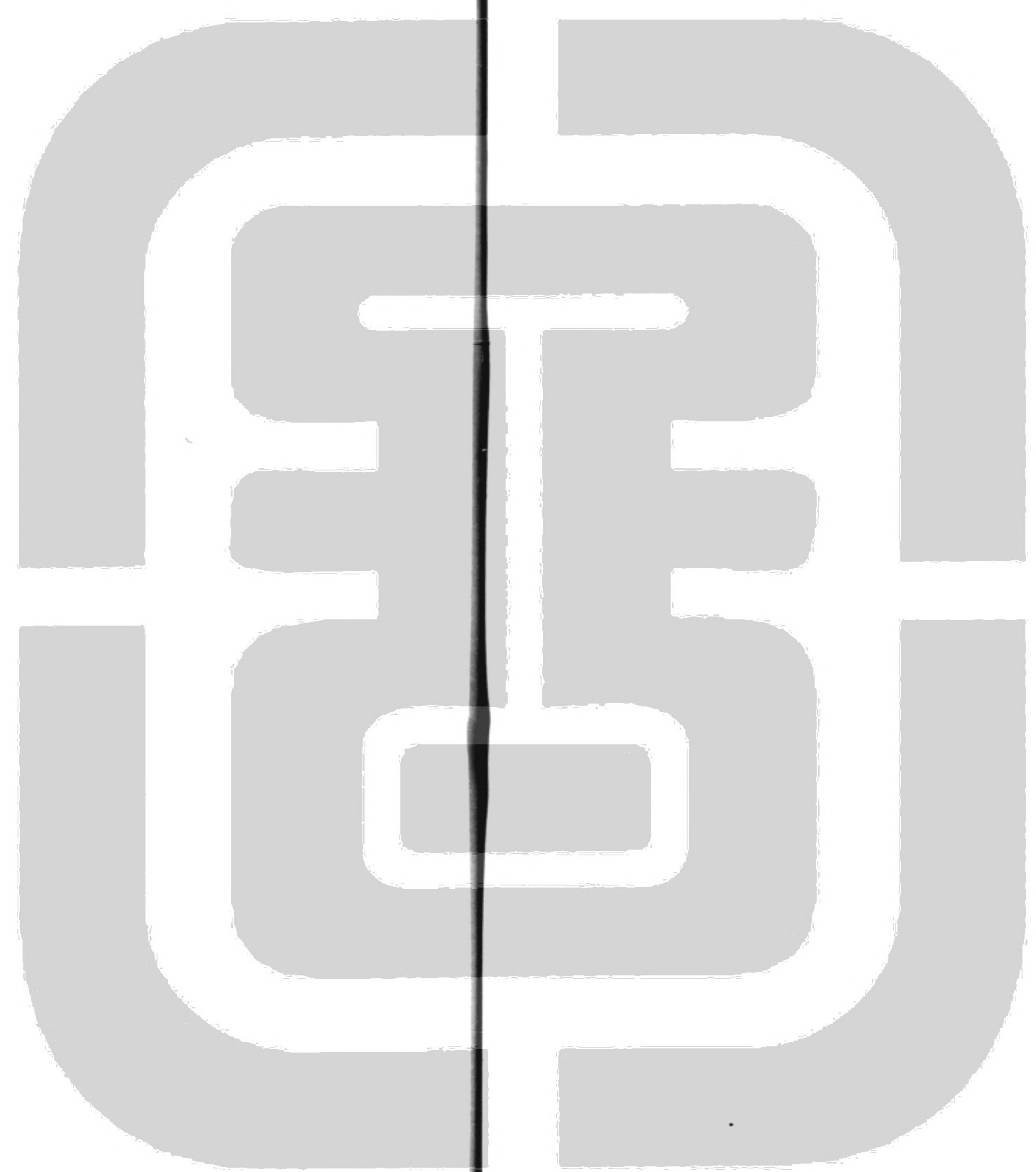
此臣之所欲獻者二三年之喪行於宮壺非獨  
衰麻在躬而已哀慕之存於心者不可頃刻忘  
憂感之形於色者不可斯須已古者卒哭而廬  
居小祥而堊室今雖未能如昔然居處之制不  
可不極其樸素也古者服喪非有疾不飲酒食  
肉今雖未能如昔然饗人太官之供不可不極  
其菲儉也古者終喪不處于內今雖未能如昔  
然防微謹獨屏遠聲色不可不極其嚴也食則  
見先帝于羹立則見先帝于墻庶幾不負  
罔極之恩丕昭純孝之實儻因移御之適凡所  
以自奉者少異於居喪之儀則雖衰麻在躬猶  
不服也此臣之所欲獻者三 陛下前者日侍  
慈明兩宮之情常歡然而無間今視膳問安之  
敬雖無改於昔而其見則有時矣此正 陛下  
深留聖心之日也古之事親者聽於無聲視於  
無形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也况 皇太  
后親舉神器以授 陛下同聽萬機曾未數月  
褰裳去之如脫敝屣隆恩厚德與天地無極  
陛下將何以報之乎然則恭勤之禮孝養之誠  
當有加於前日可也至於兩宮侍御之臣恩意



當使如一蓋愛親者及其犬馬况左右使令者乎厥今群臣萬民之命繫於兩宮慈孝交隆於上則群臣萬民皆有所恃以爲安而兩宮侍御之臣亦得以保其富貴此臣所欲獻者四臣猥以不材叨備勸讀比者親承 聖訓苟可裨益朕躬毋或有隱 陛下之虛懷求助如此臣其敢以淺陋自解乎用是輒陳其愚冀補萬一惟聖明擇焉取進止

貼黃臣竊惟古者平旦視朝以爲常度蓋人主與天同運故必與日俱出以臨照百官則陽德宣昭政機無壅 先皇帝每旦御朝率在卯辰之間臣侍螭坳二年實所親見 陛下始初清明正厲精庶政之日而晨興聽事乃頗後於 先帝之時正使寓內晏寧猶恐示人以怠况中外多虞之際乎孔子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惟 陛下深味斯言自今臨朝必以日出爲節于以法乾健而體離明通下情而達民隱實初政之首務也臣僭即有陳仰祈矜貸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



書